

南宋文範

和16  
341  
10





利  
294  
10

東坡學

南宋文範卷四十一目錄

策問

策問六首

策問五首

召試館職策問

策問二首

四京守禦策問

省試策問

試閣職策問

策問

大甯監

宗室廩祿 漢唐錢幣鹽法

甲午太學解試

新錄  
有物

陳造

程秘

洪咨夔

方大琮

吳泳

許應龍

程公許

楊枋



南宋文範卷四十一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策問

策問六首

陳造

問利害之易見者人言之興而除之不難也利害之易見  
 或者援害以沮其利而指利以庇其害利害始曹昧不可言方是  
 時非明者不能有見明矣而勇不足猶無益于行也國家駐蹕臨  
 安接引楚屬以給在所大江去臨安七百里之近雨小愆期而漕  
 之不通漕河之填淤不浚者數十年矣浚之誠利也而議者憚之  
 是非以其動眾而費財耶動眾費財誠未易輕犯而漕河之決不  
 可不浚也蓋其勢而然是非援害以沮其利也乎浙西澤國也自  
 昔多病于水疏道渟瀦昔者最為急務自頻歲之旱勢家大姓障  
 陂湖以為田日廣于舊今未見其弊也脫或雨水泛溢則於疏道  
 渟瀦以為民田之利者無乃病乎彼規利者之口必皆以增賦稅



爲言而郡縣之閒或有甘其說邀諸久彼其爲利果足以償其病民乎是又引利以庇其害者伊欲究利害之正而亂名實者不容其喙通漕渠之淤而復陂湖之舊勇爲之而不顧是豈無至當之論願與聞之自漢唐以迄本朝建言通河渠之臣厯厯可攷而陂湖荒蕪之地佃者有禁又法意也置不問可乎夫大旱之後于浚河則宜而規廣其田者皆動其心在今日尤不可不講故舉以爲諸生問

問事以法舉法或弊治之在法法行而人弊之治之在人法以人弊而且治其法則雖歲變月議也何補國家仕進文法試吏而改其秩必舉者伍人凡未應格不可妄冀非固齟齬其塗以抑其進蓋將以勵士夫廉能之操重達官激揚之權卽其所舉與舉之者可以交觀其賢否法之良不容少議比歲以來用法寢弊有挾者必舉孤立者不省有挾必舉則罷汙者往往冒進孤立不省廉而能未免陸沈由是用未必才才未必用何以辦天下事士大夫患

此久矣未知所以救之之術雖然果法弊歟抑人弊之耶弊在人而非法之過輒欲歸咎于法甯能有益乎或者曰書考之久者可置是而權要之子弟抑而損也使夫士之仕徒計日月而已則旌別之術廢旌別之術廢則賢不肖混淆無章矣漢楊惲唐李德裕輩又非權要家乎本朝名臣子孫事業焯焯者不可縷數今一變之不幾去小不便而得大害因噎而廢食乎至有建白于朝欲試以制誥法律者試以法律是銓也銓法之設爲無舉主者爾用之一舉主及格之人大似未允制誥之文就令工此他日未必不爲虛器徒爲是紛紛然則議者之言孰爲可用于今日繫欲因仍舊法則所患乃爾改弦易轍以救其弊未必有益諉其法而治之固不可人之弊法久矣將以革之何以爲術今欲使法不變而弊去上無紛紜之患而下無怙勢沈滯之虞舉于人者之必才而舉人者之必當其必有要而易行者諸君行仕矣論天下事宜若素官願據平日所見而言之



問書蕩于秦漢四百年文物寢盛而君子之論文章取西漢而已  
至東京不論也夫自秦而漢學者伸于久鬱宜其文之盛文之寢  
盛宜見于積久東京繼西漢而治宜其愈盛而遽衰何歟西漢之  
文信盛矣韓退之以孟荀之學去取千古其於二百餘年之文又  
特取司馬遷長卿劉向楊雄而不及其他西漢文士未可一二數  
載籍其可攷也其文似非後世所及而退之去彼取此其意安在  
退之之文其視四子果能伯仲否耶較之西京多士其果足傲睨  
而陵蹕乎班固爲西京之書其繼史遷似不甚多愧退之猶不比  
數其意非例以東京待之耶諸君讀班史熟矣其不及四子者安  
在使退之秉西京之筆將不止如固乎試商榷之  
問天下之事泥古不必便今徇其名不若旣其實三代而後膠于  
泥弊于徇而貽患者多矣至是則改過無我者乃帝王之度成王  
不歸周公漢祖不止六國封乎昔也疑今也新逆刻印未已輒銷  
繼之壽周祚之脈而定漢家之鼎其不繫此乎曩者議臣有請屯

淮南之田期以復古者寓兵于農之意救今日養兵耗財之弊行  
之數年本始之謀畫餅捕風而民以被擾告兵以不樂聞壽皇聖  
帝審言者之悠悠也罷去不疑兵欣然而歸民帖然而安而郡縣  
之吏亦免調護耗蠹之患聖度無我高出周漢之君之上顧豈泥  
古徇名者所可擬議雖然財之耗于兵極矣荷戈之士一不知負  
耒者幾家可以奉之救此之弊舍兵民之外幾乎無策而兵民之  
難合自五代始唐初猶以府兵彊府兵寢弊則婁郭韓重華之徒  
出而收屯田之利夫以府兵近周法太宗行之而便屯田沿漢法  
諸公行之而利唐去今未遠也不聞其泥古而不便于今徇名而  
遺其實何歟意今行之有未得其要歟將所屯者非其地而屯之  
者非其人歟抑今日之視唐又有古今名實之間不可膠柱歟或  
者謂法行之貴久而執之貴堅王介甫爲青苗助役非不堅而久  
拂眾遂非貽害甚深長也今以屯田之不便罷之軍無閒言而淮  
人鼓舞欣躍則益知介甫之久而堅果繆矣然養兵足國之計屯



田之外猶有策畫可講而行之而無害者乎願問此以備謀國者之有聞

問國是不可以不定國基不可以不裕國威不可以不振國之有是宰執持之侍從臺諫言之而本朝宰執與言語之臣多相矛盾中間合而爲一初無可否祇以成權臣之專然則國是果何自而定國以民爲基基固則國安任此之責非監司守令乎今日精擇監司陞絀守令纖悉不遺而民猶告病民之病困于窮匱而經費有常國家惜民之念日切于上而不容以予民者結其心則國基何自而裕紹興中北虜請和正以諸將乘屢捷之勢雄眎中原敵人懾爾當時朝廷亦有尾大之憂今日將帥遷絀不異郡縣立國至此可以無患而大將威名烜赫無著聞者則何以使四夷知畏然則國無尾大之虞將而將兵而兵使威振于內而敵畏于外又

有道乎

問根本之地用兵之所謹高祖爭關東而關中付之蕭何光武起

河北而河內付之寇恂自古知兵者莫急于根本之地而謀人之國者亦務攻其本根袁紹不能用田豐之言以取許唐太宗不能用李靖之策以取平壤君子皆有遺恨然高祖用之於彭城尋以敗歸慕容垂用之于魏珪魏亦小挫而復振王檀劉鄩不能得之于晉陽莊宗乃一舉而入梁檀之與鄩不足以望莊宗固也而莊宗乃過燕王漢祖者耶成否果係乎才歟抑其事固有幸不幸歟諸君學兵者此最兵家之急務願索言之

策問五篇

程 珌

問四代之盛塾庠序學之制達之天下作人之效可知已先漢有太常有太學而遊學之路受業之地未詳也後漢有辟雍有鴻都學而學官之課程生員之選試未聞也唐人于太學之外有國子學又有四門學洪文館學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然則里選之與學校判而爲二矣天下之學旣不盡興而取士又不盡出于教育後世望太平之治宜其寥寥也國家肇造之初



首謁先聖以風海內於是老生彥士興起于深山窮谷之中故州郡未立學而先有四書院太學之制未備而先有湖學慶厯盛時始詔天下皆建學又取湖學之法行之太學自嘉祐至于熙甯公卿大夫彬彬多四科之秀論者歸功于湖學之作成而不及慶厯之建學何也湖學之教人經義有齋治事有齋習之以盛服危坐逸之以習射投壺容止進退望者不問而可知獨其爲法則無傳焉當時既取以爲太學之式必不至於闕疏不識熙豐之學法果出于湖學之規而不變歟自三舍之行日繩學者于規繩之內而學官受金之訟至與大獄爲衣冠之深恥昔者條約之疏而風俗自淳今也防閑之周而士習益薄何耶元祐諸賢看詳貢舉條制其間有欲改試爲課以變月書季攷之舊謂禮義之地不當使之爭者其說果可行邪大觀再更學法用事之人自以爲一道德同風俗而西蜀之賢者甯出于元祐黨籍之門而不願就八行之舉又何耶自京師郡縣莫不置學前日之書院既已荒蕪不治近世

名卿大儒乃稍訪求葺理以復承平之遺風使不以課試爲累而得專心于講習既爲之規以示講學修身之要又爲之記以開遊學嚮方之塗其意甚厚原遠未分居者未免植門戶之私遊者未免流舖啜之習豈書院之設特爲學者自便之地又何以甚異于郡縣之學耶今又因諸老之講明以倣湖學之規模推湖學之教育以還書院之舊貫與夫慶厯熙豐之人才何爲而盛衰元祐熙甯崇觀之學制何爲而得失庶幾于科舉課試之外有所作興以洗漢唐之陋而彷彿鳶飛魚躍之遺其必有道矣願從諸君共圖之

問寓內提封萬里勢不能周故岳牧侯伯之制使內外相維統體不亂而後要荒如王畿王畿如堂陛上無不流之澤下無或壅之情聖人慮事周察治審萬世不能易也然炎漢初年責成郡國存問長老舉察廉孝悉以屬之未聞乏事也乃元封以後使指旁午威震州郡守相輕賤至飢民相食而郡保倉廩不敢輒發不知所



謂循行觀察抑何事邪孝宣興自閭閻深鑒前弊郡國歲上囚繫  
詔丞相御史課其殿最計簿具文詔御史案其不實部使者之職  
廢之否耶乃治行尤異增秩賜金便宜從事毋拘文法潁川渤海  
吏治彬彬不知其何以致此耶於赫我宋稽古建官閱班簿以擇  
監司置審官院以擇長吏監司責以廉按長吏責以牧養治體聯  
屬吏功較明卓乎三代之盛非偶然者而比歲頽風漫無法守燕  
集賂遺不禁行部之日時節互饋絡繹道途之閒揆以人情甯復  
刺劾閒一飛表莫非褒章風憲當若是耶身佩左符駕以朱轡視  
公帑若私儲謂燕飲爲政事以督賦屬縣爲勞能民冤莫言吏姦  
成市饑饉流離一不知問牧養當若是耶先正有言路擇一監司  
天下自治而或謂前古危亡之朝監司不察州州不卹縣縣不卹  
民故民怨于下相與爲盜而上不知卒以基禍然五鳳黃龍之閒  
不煩部使者亦足以爲治何耶其稽往古岳牧之制考漢人廢置  
之由酌先朝班簿審官之意條近世革弊之宜悉著于簡或有資

于觀風者

問食貨之政前牒講之備矣唐虞而上姑置勿論三代以來固有  
可考者漢人意度宏厚綱目疏闊七十年間廩庾盡滿充溢露積  
京師之錢累百鉅萬夫賜租發箭使農愈勸若可以得粟耳顧錢  
亦至于不可校者何耶夫均輸平準各有令丞鐵官幹官並屬大  
農是固生財之道然其官乃不建于初年何邪有唐之興經常簡  
易之法爛然有敘方其盛時民物蕃息馬牛被野米斗之直至三  
四錢原其所自是固力本之餘功然不聞有錢少物輕之患何耶  
良法旣壞理財之說寢興所謂鹽鐵轉運鑄錢括苗權利借商之  
事擾擾並起迺愈繁而愈弊何邪自是而降調度益繁規模日迫  
矣天厭昏代開我國家列聖相承比隆三代凡數百年來崎嶇苛  
細掊克聚斂之政悉弛而不用至于三司使之置雖因舊制而其  
間深意所寓固有三焉造作軍器與夫土木之工河防之役盡得  
而主之且國家經費之大無過此三者而必命三司總之豈非使



之得以制其出入而爲制度者乎分天下之路設轉運使副判官付以按察之權使督集財賦隸之三司凡經費羨餘悉獻之夫三司雖尊位亞執政而無宰相黜陟之權故諸道使者有羨則獻無則已果可以不事損下而益上耶左藏內藏之儲人主不得知其數宰相不得侵其事惟三司實專之得非不見其儲積之廣則侈心無自而生邪自王安石當國持冢宰制國用之說分三司之權立勸沮之法置旁通之簿凡前日祖宗微意一切不存不知安石之變更果何所見而然邪理財王者善政也無事則藉以制作無一日而可緩者其稽漢唐先後之由本朝沿革之故與夫今日之所宜行者爲有司言之以備廟堂之採擇

問鄧艾見高山大澤輒指畫軍營李德裕籌邊樓之圖山川尤爲詳備甚哉形勢險阻不可不宿講也立國于東南無百二山河唯曰長江爲戶庭兩淮爲藩籬爾世之熟于形勢者曰無淮則江單無江則淮寒唇齒相資灼然不誣方鼎峙三分時吳奄江表魏據

淮甸吳之君臣不敢目望中原者無淮也南唐跨據江左尤重淮甸歲當水淺戍守浸嚴今獨有淮東西爾可不垂意乎至于大江之南地勢延袤可撓之地不勝其多扞禦之計不勝其力備多則力分力分則勢弱有如大江之上流所以援兩淮而固長江者又豈可不重垂意乎淮宜守也江宜保也上流之勢尤不容忽也然則宜如之何曰昔周世宗征淮甸諸將爭欲據險以邀之然則淮未嘗無險也不知所以爲險者果安在耶吳人聘魏魏問戍備幾何曰五千七百里又曰道遠何以爲固曰封疆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然則長江亦未嘗無險也不知所以爲險者又果安在邪今江淮重鎮宿元戎屯萬幕分疆畫守首尾相應宜無餘算然時異事殊難以泥古風雨飄忽震迅眇不可齊恐未易以故迹尋也彼六朝遺論汎焉而未詳江淮表裏之篇詳焉而未精諸君慷慨功名且家于形勢上游平時倚劍天外彎弧江上凡江淮數千里盡在指顧中取其便于時而切于事斷斷然可以日月計功



者約其辭明其指爲有司言之勿徒以紙上陳迹爲對  
問邱明既往班馬嗣興奮鴻筆于西京騁直詞于東觀卓乎無以  
議爲也後漢之書成于范曄不知與漢紀三十篇同乎異乎三國  
有志成于陳壽不知與魏氏春秋優乎劣乎東西二晉植國規摹  
與其人物風流豈無可書彼生長東南不知中朝典故者固不勝  
其任而聞見華戎成敗者又復過自退避故雖著晉紀者號爲簡  
直而作陽秋者稱爲良史今之所述亦有取于此耶由魏迄隋其  
閒六代之史不滿意迨至有唐嘗詔修撰而涉歷累年迄無銓  
次彼陳叔達諸人各居權要無所稟承要當求有以一之可也乃  
奏停後魏而獨修五代何邪諸史來上多所損益旣爲序論又爲  
總論亦可謂全書矣不知所謂時稱良史者果皆簡正邪唐三  
百年屬筆非人逮歐陽文忠諸公積二十年之力乃成百六十萬之  
言其不苟甚矣然八者之失二十條之疑猶未免議者之云云何  
耶日者史臣有請欲使涉筆史館者帥爲近程以速汗青之效是

也竊謂史各有才難乎其選而昔人又謂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  
眞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皆足以耀當年而垂  
後世然則甘泉從臣悉兼論議家家果有董狐人人果皆荀勗耶  
母曰非吾事也不敢僭

召試館職策問

洪咨夔

天下大事首蜀尾淮而腰臂荆襄自昔所甚重也諸葛亮之用蜀  
祖逖謝元之用淮羊祜陸遜之用荆襄規摹俱在得其人善用之  
則撫機酬變進退闔闢豈不在我而猶患備守之匪易蜀方告警  
襄又戒嚴且蔓延于淮賊虜爲三師以觀所應故我之應敵不容  
出于一術諸閩交至相爲援如常山之蛇力非不合也或慮趨前  
不能無後顧畫境人自爲守可無連雞之患然同舟遇風又慮一  
處不牢則俱受其害分建三數人大鎮聚甲兵糗糧以重中權似  
可雄臥虎視而並塞列城護風寒之地恐難于斂戍使寸寸而守  
之則備多力分抑兵家之所忌挾初郡以爲外扞庶增藩籬之固



而鞭長或不及于馬腹委雞肋而棄之又幾前功之俱廢沿江諸大屯招兵增戍而練舟師門戶之急務也或謂江淮襄自能蔽江原堡綿亘于鳳沔所以保蜀也移三關之戍而抱三泉得無已迫乎督府進荆鄂上流壯矣金房聯蜀海道接淮延袤數千里或虞運掉之難隨地分立幕府則大費又未易支也以至南北軍何以相制官民兵何以相使屯田于新疆何以能不資敵調夫于邊郡何以不重擾于大夫熟于觀時切于憂國其具三邊備守之要悉意陳之將復于上

策問二篇

宗室廩祿

漢唐錢幣鹽法

方大琮

問國家親睦九族超越前世遠甚彼其親之也則連城跨邑幾半天下而奢僭生焉我朝分封諸王未嘗據有其地使之克志厲行自效于一官一職之間彼其抑之也則左官附益之律設甚者至乘牛車而窮悴出焉我朝屬無親疏悉廩之官使不至如子弟匹夫而已其處之得其法愛之盡其恩蓋兩得之帝王示天下以公

不欲厚私其親使之不得多殖田宅以自豐而公族之賢亦皆恪守家法清修自好唯仰給于公顧猶有可念者孤遺之請所以示優恤也今諸州給支多不按月貧者至有指未請之俸而稱貸出息焉養廉之俸所以爲需次計也今諸郡拘以定額有成期已及竟不霑請者岳祠之廩隨注隨給今也授闕之後動三四年不免起俟河之歎宗女出適例有資給今居二外者年才及笄慮其糜蠹驅之使出所謂資給得者甯幾郡國豈欲以刻核之政而施之天屬之親哉蓋國初資屬未繁悉聚京師熙甯以來分散州縣駸駸至今枝葉繁茂以千萬計亦可謂盛矣困于供億在在皆然亦可謂難矣後將有倍于此何以支吾翳欲使宗屬無匱乏之歎而州郡不見供饋之勞權二者之中夫豈無說諸君世廩縣官亦當合彼此而參論毋曰郡計贏縮非所知也

問漢唐有可論者規模制度也曰錢幣曰鹽法尤關邦計之虛實生民之休戚大抵更變多自輕而重自寬而密浸淫蕩滯莫知所



終矣漢去秦苛錢重難用更鑄曰漢興又更于文帝至建元元狩而其法不一賈誼言縱鑄之弊賈山亦言之而吳鄧之錢布滿天下不可得而抑也何耶唐除隋亂錢制輕小更鑄于武德申禁于顯慶至乾封乾元而其令不一陸贄論錢重之弊齊抗亦論之而物價無常人力愈竭不可得而救也又何耶漢初山海之利未歸于大農自成陽孔僅桑弘羊榷鹽鐵而利析秋毫官與軍牢盆其直靡定鬻鹽私鑄犯者曰蕃矣何賢良文學之議不能勝桑弘羊安邊足用之言唐初鹽課之入皆隸于度支自第五琦劉晏李巽權鹽鐵而其法盡變鹽鐵價一增千倍于昔逮及三變民不能堪矣何韋處厚韓愈之議猶可屈張平叔難鹽富國之請是非當否抑亦可得而論耶雖然錢重而鹽貴漢唐之通患也斂散之權猶在官而不在民操縱之術猶在上而不在下且冬告緡錢此一切之政耳而豪富匿財不敢慢武帝之令禁錢出境亦甚迫之事也而州縣奉行不敢玩德宗之禁法固嚴矣然公家雖贍而人心不

可收商賈皆絕而錢禁不可恃其于利害孰緩孰急天下鹽貴宣帝減其價而民之困少舒江淮河中鹽貴順宗減其價而民之貧少裕意固善矣然終漢之世鹽鐵不能罷終唐之世鹽法不能寬其于本末孰得孰失願求其說

四京守禦策問

甲午太學解試

吳泳

問光武披輿地圖以示鄧禹而禹以為其興在德藝祖皇帝出幽燕圖以示趙普而普以為其難在守蓋規模宏遠者帝王高世之略而議論深密者英雄超物之見二者可以相成而不可以偏廢也且以圖籍所識與諸君商之南曰應天凡陳潁諸郡皆應天控馭之也東曰開封凡曹滑等州皆開封臨制之也西曰河南北曰大名凡自洛以西河以北皆洛陽大名襟帶聯絡之也國朝建都于汴維以三京實輔車相依之勢不幸而數逢陽九王室不競遂以四京形勝落于穹廬者百有餘年皇上出聖入神中原在夢越我友邦豕君暨于貔虎熊羆之士亦莫不欲殄殲乃讎以光復境



南齊書卷四十一  
四十一  
土乃六月丙子復宋城丙申收汴都又一月甲子徑取洛陽天威  
所臨如疾風掃殘葉雖漢澄三河唐復兩京殆不過此則是京邑  
之四今已有其三矣然而陳留當天下衝四通五達無山溪之險  
無藩籬之限所恃者特以兵爲守太祖時已慮兵冗至謂不出百  
年民力殫矣則今得東京將以何道理之耶雖陽城不高池不深  
封域不廣且無山川之饒以實守備當中興時廷臣建議每慮金  
人或以數千騎猖獗而南其于國家不能無警則今有南京將以  
何策禦之耶或曰西洛帝王之宅裏山表河左伊右瀍大谷通其  
前盟津達其後上可以聯屬關陝下可以援接東京形制之勢強  
于開封應天矣然晉嘗表鎮西將軍鎮洛留河南太守戍洛又嘗  
詔遣散騎常侍修復五陵而終不能長有中原之土何也或曰河  
北天下根本定爲右臂滄爲左臂瀛爲腹心京爲頭角得魏則河  
南山東重失魏則河南山東輕是東西京非得河北又不能以自  
固也然裕嘗命冠軍將軍渡河遣北直隊主上北岸以左將軍爲

北青州刺史而終不能爭守河北之地又何也豈兼并易能而堅  
凝之道爲難歟豈寇難旣平而時會之來不接與今露布星馳我  
疆日闢揆之理勢似難中止若進而遠攻耶則資用單敝恐鞭長  
有不及馬腹之憂若退而斂戍耶則豪傑生心恐漁者因以得蚌  
鷸之利若畫河而自守耶則天寒地淨安能保敵騎之不來若爭  
關以據要害耶則塞險斷路彼豈能無謀臣之深計若分爲三大  
屯使之與民雜耕則敵師踐蹂終無可耕之丁若析爲三大鎮使  
之有兵自調有財自足耶則江上風寒甯無他盜之慮新復州軍  
華戎雜處或未能擾習于教條麾下將士參以南北或未能洞照  
于肝胆守孰重孰輕攻孰緩孰急經理處置之宜孰得孰失四京  
之名起于何代四鉅鎮之策建于何人此皆所當講明者若魏元  
忠以禦土蕃之策獻于唐曰今言文者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  
言武者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略旨哉言乎其有益于人之國也  
如此元忠自太學出也諸生幅巾奮袖談詞如雲豈欠一元忠哉



願書其對有司將以復于上

省試策問

許應龍

問有循吏有能吏奉法循理愛民厚俗者循吏也治劇剽繁發姦  
摘伏者能吏也然優游和緩者多悶悶之政振厲奮發者有赫赫  
之聲能者固可以集事矣乃若漢文之世吏皆廉平而黎民至於  
醇厚武帝之吏罕以治化稱而海內爲之虛耗則循者又豈不足  
與共治哉宣帝留意吏治黃霸龔遂朱邑之徒旣以循而用廣漢  
翁歸張敞之徒復以能而進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然賊殺不  
辜者復拜刺史僞增戶口者亦蒙顯賞不幾於濫乎豈使功不如  
使過而賞疑從重固不害爲近厚耶夫曰循曰能皆有可紀史臣  
乃獨傳循吏而不及能吏豈循吏以德能吏以才固非德之比  
耶今日循吏雖不乏人而以能名者比比皆是豈循吏不矜伐百  
姓無稱而多多益辦者每易於自見耶但用人之道不可偏尙事  
功之未集有才者固所當用至於化民成俗厚下立本所以壽國

家之脈者又豈才勝德者所能爲哉然寬厚有餘者隣于委靡每  
爲人所厭振厲敢爲者事罔不辦多爲人所喜而試者之論則曰  
委靡之弊止於廢事趣辦之過必至病民一或不審則相率成風  
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九重厲精思治爲官擇人用循吏以惠民  
而不至廢事用能吏以辦事而不至病民其將何術而可諸君通  
達國體豈無至當之論願詳陳之有司將以獻焉

問當理內御外之日思患而預防隨機而應變固足以爲疆本折  
衝之計然將不擇兵不練功不賞亦不能以集事夫安邊境立功  
名在于良將是將不容於不擇也而敗諸嗜者乃能決焚舟之勝  
少不更事者亦能奏涘水之捷豈能難以逆料成敗不可論人  
未可預擇於其初必要終而後見耶士不素厲難使死敵是兵不  
容於不練也而非素拊循之士反能成背水之功無部曲行陣者  
亦能使匈奴之畏豈兵無強弱惟顧所用亦不在於蒐練之有素  
將苟得其人自可以計而取勝耶慶賞信必則有功者勸是有功



不可以不賞也然黥布一見卽王淮南趙壯士一見封各千戶初無尺寸之勞而遽獲不次之賞若幾於濫矣而當時之臣顧稱其善將將豈駕馭豪傑當有操縱而或輕或重固不可以一律拘耶邇者強隣壓境疆場不靜所恃以備守而驅攘者惟諸將是賴乃有望風畏懼莫能固守者其勢亦虞虞矣今安豐之戰旣勝齊安之捷薦聞而夔門亦復其舊聲勢震張中外胥懾非將勇而兵銳何以收功若是其速論功行賞曾不踰時固足以爲將士之勸矣使沿邊之地將皆有謀兵俱用命而慶賞所加各當其功則感激思奮戰必勝攻必取尙奚外患之足慮哉奈何勇怯之無別差陞之不公以參養爲安以貪進爲能其間固有驍雄無敵沈鷲善謀者亦不能以自見教閱之不嚴激厲之無術無事則驕蹇而難制有警則退縮而不前其精於技擊奮不顧身者亦莫能以自効推原其故豈非爵賞之間猶有所當察者乎有功者未必盡錄則宣力者怠無功者反先獲賞則當得者怨或經營求據以爲就試之

階或泛濫妄申以徇親故之求爲弊若此雖恩賞日增果足以示激厲乎比者詔旨丁寧令薦舉曉暢兵機俾招足闕額教閱而誕謾欺罔者戒以毋干邦憲是欲擇將練兵而革冒濫之弊也然人情多私未必實應積弊滋久未易遽革作而新之夫豈無術而或者乃曰將固當擇若考其素求其全恐未易得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貪而使功不如使過亦可以責其後效不知其說果可行否臨邊之民熟于戰鬥招使戍守必能遇敵不懼而或慮其未必樂從拘繫之囚亡賴輕生刺充敢勇必能摧鋒陷陣而或恐其難御不知何以處此至若功賞之申責之主帥而不實者責罰則孰敢爲欺然六級之差繩之以法而或以罰太重議之僞冒者窮究追毀而爲之營求者罰亦併及則必知所警然賞疑從重所以廣恩若考覈太嚴恐當得者亦因而沮遏此又不可不慮也諸君通達國體必有至當可行之策願詳陳之有司將以獻焉問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恃以憑藉扶持者固不一而止而大要



則曰國論曰人才曰民心蓋國論者政令之所從始人才者事功之所由立民心者又有關於理亂安危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則國論其可以不定乎定則不搖於浮議而無輕變之患然入粟之議反覆難論而不決屯田之議前後依違而不定而識者乃謂其議盡天下之心何也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則人才其可以不辨乎辨則賢否不容於並進然跡弛之士能立功名尾生孝已之行無益於勝負則才勝德者似亦未可以輕棄也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大賚四海萬姓悅服是民心不可以不結也然濟人於溱洧者乃譏其不知爲政遺衣遺食者或謂其所惠之未廣豈善政善教足以得民而不徧愛者初無損聖人之仁歟恭維主上下詔求言和顏受諫或令集議或令看詳固欲國論之一定也爲官擇人求賢用吉而曉兵機通財計與夫堪充將才者又令薦舉固欲人才之不遺也發粟散財寬租已責而蹂踐之區流離之氓復勞來而安集之又所

以固結斯民之心也然戰守之議彼此異見秤提之令前後屢更履畝未幾慮其紛擾而隨罷混試方行恐其叢雜而復分議論若不一矣豈因時施宜固不容于固執邪然昔人謂先定規模而後從事又謂天下之事惟審其是一定而不移乃可成務以是而主國論不知果可以一定而不易乎闊論高談者若善謀輕舉妄動者若敢爲露才揚己者若多多而益辦視事遷就者若隨機而應變其真僞固未易辨也而人才因事而後見亦安可遽疑而不之用耶然論辨官才者先論定然後官而知人之道亦在於聽其言而觀其行以是說而選任果可以得人否乎斛面方減而揆究復行逋負方蠲而催督如故貧困當恤而廩給難繼告戒非不切而奉行不虔是民瘼猶未蘇也然得其心有道在於所欲與歆與所惡勿施而仁義公恕以統天下自可使無異志卽是理而行之果可以得民心否乎然是三者雖若不同而脈絡未嘗不通國論定則無好尚之偏而有才者皆可以自見人才既有以自見則凡



所施設必合於人心而孰不愛戴而或者又謂天下無難爲之事  
惟患乎無可用之才苟眾賢和於朝則同聲相應國論不期而自  
定合三者而言之又不知何者爲先歟夫識時務在俊傑諸君博  
古通今其必有以處此詳著於篇以備上之采擇

試閣職策問

程公許

問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方其文軌之同而聲教之  
無不被也庶土交正登載于禹貢之書串夷載路洋溢于周雅之  
詠奚必地險以爲固而關塞以爲阻乎然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素  
具于習坎之彖辭而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黃帝堯舜已有取乎豫  
備之義則因險以爲守固天地自然之勢而先事以制變亦有國  
者之所不可忽者乎自今觀之裂土以封建王畿不過千里而君  
尊臣卑內中國而外夷狄分位森著民物無不適其安意者公天  
下而不以爲一己之私故能長治而久安邪自小雅盡廢中國始  
困于四夷之交侵阡陌開井田廢罷侯置守合天下以奉一人富

無倫貴無敵矣而天下之變常伏乎人之所不慮由秦漢而下以  
及隋唐理亂廢興先後一轍然則先王公天下之意不亦思之熟  
而計之審歟我國家自建炎南渡事體適與吳蜀東晉同然孫吳  
不能并蜀蜀不能并吳而荆州則三國交爭彼此未嘗全有其勝  
勢也東晉立國蜀境已不隸職方桓溫克復旋得旋失終晉之世  
經理中夏落落難成天下大勢離之易而合之艱抑亦有數存焉  
苟人爲之不周而一誘之于數可乎孔明之初見昭烈也首論荆  
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爲用武之國此特爲  
昭烈畫取荆州計耳而異日蔣琬亦謂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  
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則二相所見固略同矣  
曷爲而昭烈下峽爲羽報讐孔明明知其不然而不以諫乃追悼  
于已死之法孝直平魯肅呂蒙皆孫氏智謀之臣也肅欲撫羽與  
之同仇及蒙爲之代遂欲急取羽以全據長江羽斃而南郡并爲  
蒙有吳之形勢張矣然鼎足屹峙併力犄角之始謀不可復就蜀



固失之吳亦豈爲善計乎抑孔明琬肅猶未忘驅馳于中原而蒙  
之志不過盡有長江以爲守乎庾元規事晉以興復自任表其弟  
懌爲梁州刺史鎮魏興翼爲南國太守鎮江陵陳囂爲梁州刺史  
趣漢中遣參軍李松攻巴郡江陽若有意連綴荆蜀而名浮才短  
忘意乎神州之圖石城未徙而邾城先陷則其所謂蜀弱吳強先  
有事于趙者無乃攻堅攻瑕先後之不審耶亮死而翼繼之戎政  
嚴明經略深遠滅吳取蜀意向已定襄陽移鎮不爲失策向使國  
家情事未至嬰懷天假之年積穀繕軍克奮後舉詎知其不能取  
蜀以圖趙乎厥後桓溫以雄才英略談笑取蜀如振槁遂由江陵  
襄陽趣武關別命司馬勳出子午道軍威之振前所未有然渡瀾  
水而不至長安則溫之失也秦堅之入寇也東西萬里水陸齊進  
而蜀漢之兵亦順流而下使非淮淝奏捷之神速則江左事力甯  
不艱于運掉由是言之吳楚蜀連衡之勢可全而不可虧可合而  
不可散也審矣雖然吳蜀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

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猝謀此賈詡  
爲魏主慮也謝安桓沖江表偉才君臣和睦上下一心未易可圖  
此權翼爲秦堅謀也據此而論則立國雖以山川爲險而非人才  
以爲之用則地險其可專恃乎今日蜀境已空而猶幸其未爲敵  
據荆州孤立而猶幸其能爲我守然漢中門戶久爲彼家計之儲  
襄樊喉襟又爲彼蹈藉之久以今鑒昔猶可得而支綴否乎夫孔  
明用一隅之蜀連歲出師而人不告勞不過曰賞罰必信開誠心  
布公道顧雍遠不逮孔明亦能以江東數十郡抗全魏之師不過  
曰顯用文武將吏隨能任使若夫王導寬和得眾歷事三帝備歷  
艱難而遂能立國江左者一百年謝安石以德度鎮物處分素定  
從容應敵而終能奏捷淮淝克永晉祚大抵守邊禦敵雖託之疆  
場之臣而制勝折衝當屬之廟堂之上事不素備謀不素講人才  
不素蓄視敵之來去以爲欣戚苟以之撐拄目前可也若夫扶顛  
持危而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夫豈無其道邪蜀將如關張龐統吳



將如周瑜魯肅志長命短天下重惜之而馬超黃忠趙雲費禕呂蒙程普步騭甘甯輩皆智勇絕倫足以當一面魏延驍勇欲以奇兵開道與大軍會孔明信用其說安知三秦之不歸于漢而陸遜抗父子謂夷陵為國之西門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其精識遠慮卓然有大過人者何吳蜀將才之富也夫古之所謂名將者要必挾才略涉史傳臨機料敵知彼知己而不但以一門為能事一勝為絕人不然碌碌庸才拔起行伍而屬之以三軍之司命不亦殆乎哉古今同是天下也而人才之乏若此可不思所以作新之乎曹公破荊州下江陵有席卷江東之志迎拒之說求決周公瑾遠畫四策與劉葛併力破之赤壁之下魏使至吳張昭折其驕蹇使退而有江東將相豈能下人之嘆而鄧芝之為蜀報聘于孫氏也從容應答并魏之後王未識天命則戰爭方始專對之才若是敵情烏得而不懾國威烏得而不張而典午過江中外大臣惟知厲兵秣馬為禦寇之謀而未嘗啟口及一和字人心未泯于正理故

能轉弱以為強苟邊備不輯于平時狡謀輕信于黠敵以堂堂之中國而甘心為仇人役曾是為得計乎二君學自聖門思以才奮習孫吳韜略以擢上第惟朱華勅置舍人之員阜陵所以寵異右科為將帥儲材也掖垣給札邦有故常其以今日之事機參之方策之成敗條析派別明著于篇昔司馬德操有云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當在俊傑願從二君質其所以然有司當第以獻

策問 大監監

楊枋

問濟險難之深者未容以安靜圖拯柔弱之極者不可以尋常應在今日治國之法守株是乎投機是乎嘗稽之易而有疑蹇難也坎陷也均之為險矣何聖人既以見險能止譽蹇之知而復以心亨行有尚論坎之功豈險難之深又當出險以平險歟夫小過過也大過過也均之為過矣何聖人以不可大事為小過之戒而復以利有攸往為大過之亨豈弱柔之勢又當至剛以濟物歟奚止於是以致待勞以飽待飢軍之良法也胡為先聲奪人晉復以是



敗秦歟致人而不致於人軍之善政也胡爲寧我薄人楚復以是  
駕晉歟成安不塞井陘之險而屺於背水之軍不可與語行有尙  
者何滅竈去魏又足以收蹶上將之功歟馬服急進關與之兵已  
決爭山之勝似知所以戒棟撓者何追至秦壁反所以殆長平之  
師歟其形勢利害有不同歟其人才智略有不侔歟詩異勢殊臨  
機應變不可膠於一歟皆克敵取勝者所當講明也請以我國朝  
渡江之勝勢言之韓公世忠之備楚泗也達賚縱鐵騎以長驅朝  
廷有詔班師若可退保矣公獨奮兵逆擊以破其軍何趨利猛鷲  
而成功歟劉公錡之住順昌也烏珠以鐵浮圖爭利城守未集若  
難支持矣公獨力守拒戰以蹶其眾何倉皇無備而決勝歟吳公  
之保蜀也饒風散關敵騎翕忽若難應援矣公獨謂必不能越我  
而過以挫其銳何執一果而得志歟最後逆亮百萬臨江中外駭  
震寇已深窺堂奧矣虞公允文坐據采石敵遂授首何白面書生  
死中求活而立大勳歟自其兵民財觀之諸將所部多不過數萬

眾寡豈相當歟茶鹽酒法一切舉行租賦豈常繼歟數公享習坎  
之心隆大過之棟忠義慷慨奮不顧身而天人祐助歟何豐功茂  
績如是之偉也蒙古知略頗類金人而兵之精悍又復過之蹂踐  
三川零丁十稔兵非紹興之兵矣民非紹興之民矣財力形勢又  
非紹興以來比矣當此之時爲將者必欲效大儀之進擊則眾寡  
有不敵之憂必欲效順昌之控扼則邊地風寒所備者眾必欲效  
和尚原采石渡之堅守則三關已徹內之長江又孰可爲依據之  
地歟幸而總戎元老克壯其猷建旆桴鼓天地震動蓋欲扼其吭  
而奪之然士沮久矣不知亦有分番迭射衝敵陣以擒敵將者乎  
財竭甚矣不知亦有儲三百萬以待軍興者乎民散久矣不知亦  
有魚鳧千里可備供億者乎無乃活危證者不必備百藥之味投  
機會者不必計眾事之集乎昔符堅以百萬之眾褫魄于八公山  
之草木蜀自夔以西金城盪日雲雉擎天所以震懼敵膽者又非  
風聲之假借庸可恃乎要之步陣嚴整直挫大敵氣吞之爾元戎



十乘有進無退破敵大計胸中區處已定元冲私憂過計可容已  
平諸君抱負經濟幸詳訂古人用兵進退之成算國朝渡江戰守  
之要道以決今日進屯之大計一破有司之惑

南宋文範卷四十一

南宋文範卷四十二目錄

嚴州高風堂記	汪藻
鎮江府月觀記	汪藻
翠微堂記	汪藻
靖州營造記	汪藻
瓊州雙泉記	李光
農隱記	李正民
頤軒記	陳與義
中和堂記	洪皓
西山記	王庭珪
五嶽祠盟記	岳飛
澧州譙門記	胡寅
忠義堂記	鄭剛中



異巖記 程史

李燾

平江府教授廳壁記

崔敦禮

蘇丞相祠記

朱熹

畏壘庵記

朱熹

歸樂堂記

朱熹

通鑑室記

朱熹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 代

朱熹

百丈山記

朱熹

名堂室記

朱熹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朱熹

南宋文範卷四十二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記

嚴州高風堂記

汪藻

古之王者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蓋其功成志得之時也以功成志得而視士大夫皆可以爵祿致必有輕天下之心于是巖穴之間有人主不得而臣者出焉以唐堯之聖猶不能屈潁陽之高況其他哉夫士之所以自重如此非區區為其身謀也于以厲世則百年之風俗繫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天下高祖之時有若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世祖時有若嚴子陵皆人主不得而臣者也園綺四人避秦之亂入商雒山待天下之定以高祖輕士善罵義不為漢臣帝雖高此四人召之莫能致也嚴子陵亦厭新室之暴不肯辱其身逮光武立猶披羊裘釣澤中雖三聘僅能一致而卒不為帝留是五人者其出處豈不相類哉然園綺之徒晚



從太子之招爲太子畫自安之策正國本於談笑而史不記其所終故西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以計行爲得而風節減于功名子陵本帝故人既物色求之而來高臥不朝帝爲親幸其館漠然不應譙三公若奴隸然望印綬麾而去之終其身退耕于野故東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尙風節而以功名爲不足道大抵園綺之徒學伊尹子陵學伯夷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卒以憂世幡然而從湯伯夷遭周武王之君猶以爲薄竟不食粟餓死首陽之山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子陵世家富春旣歸耕於家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奉祠千餘年不衰今釣瀨并臺俱存而富春之境析爲嚴州紹興七年吾友董弁令昇爲是州期年政成乃爲堂于州治之左曰從賓客觴詠其上而名之曰高風以景慕子陵之賢且立文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於其旁而求予文爲記令昇可謂能尙友千古矣今昇清介有守觀其所慕足以知其爲人

故余述子陵出處大概以告令昇而使并刻之紹興九年六月記

鎮江府月觀記

汪藻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來尙矣而爲國屏蔽尤重於晉宋齊梁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橫巨浸風濤日夜駕百川而東之其形勢之雄實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爲騷人羈客區區登覽之勝哉州治之西有樓焉並城而出名曰千秋者攷諸圖志始於晉王恭之時繇樓西南循城百餘步忽飛簷曲檻峯然孤起于城隅之上望數百里見之者月觀也紹興八年吳興劉岑季高來刺是州州承廢亂之後公私埽地無復故時季高以精明彊敏之才易民觀瞻於談笑之頃旣府寺閭井鳩集經營悉復其初始暇遑於遊息之地乃卽月觀之址輯而新之客有登而嘆曰嗚呼壯哉未之見也前此頽費圯棟蕪沒於蒼煙灌莽之中雖江山不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覲今晨霏夕靄晴嵐暖翠復得於几席之上而風颿浪舶離鴻落鷺畢陳於尊俎之前如客得歸如蒙得發也季高於此可謂能矣



南宋文苑卷四十一  
非政有餘力能致是哉或曰是未足言季高之政也季高勞於侍從之事出分天子顧憂方時艱難此州實爲襟要其經理規模必有足大者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鳴夷子皮之所從逝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而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寇敵之未擒欲吞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胸中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今攬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可知矣然自有天地則有山川其閱人多矣而山川勝處非人不傳襄陽峴首以羊叔子傳武昌南樓以庾元規傳蜀之籌筆驛以諸葛武侯傳吾知月觀與季高之名籍籍天下矣爲書其本末以補京口故事之遺使後人知此觀復新自吾季高始豈不益可喜耶季高曰可哉紹興九年十一月記

翠微堂記

汪藻

山林之樂士大夫知其可樂者多矣而莫能有其有焉者率樵夫野叟川居谷汲之人而又不知其所以爲樂惟高人逸士自甘于寂寞之濱長往而不顧者爲足以得之然自漢以來士之遁迹求志者不可勝數其自甘心邱壑使後世聞之翛然想念其處者亦無幾人豈方寄味無味自適其適而不暇以語世耶至陶淵明謝康樂王摩詰之徒始窮探極討盡山水之趣納萬境於胸中凡林霏空翠之過乎目泉聲鳥哢之屬乎耳風雲霧雨縱橫合散于冲融杳靄之閒而有感於吾心者皆取之以爲詩酒之用蓋方其自得於言意之表也雖宇宙之大終古之遠其閒治亂興廢是非得失變幻萬方日陳於前者皆不足以累吾之真故古人有貴於山水之樂者如此豈與夫槁項黃馘欺世眩俗者同年而語哉吾宗發之以豪自喜讀書彊記談笑多聞頗欲以事業文章見世一旦悉棄去不學學所以治心養性者買田三靈山之陽前瞰大川旁眺諸嶺築翠微堂以居藝蘭種竹其下日與賓客飲酒賦詩徘徊



周覽蓋將老焉其意以謂世之有聲有色者未有不爭而得亦未有不終磨滅者惟山水之娛人無事于爭且庶幾可以長存故吾有以取之蓋不學淵明而暗與之合余既以仕爲家老於憂患引領林泉有不可及之嘆而發之沈酣饜飫且十年於茲矣盍求其餘結茅翠微之側以休吾老乎吾恐發之不得擅而有也故遺書以問之若夫山閒之四時朝暮可喜可愕他日與發之其之者酒杯流行尙能賦其一二爲翠微故事茲不復敘云

靖州營造記

汪藻

國家承六世積累之餘開拓土疆過成周廣輪之數於是極楚越之南陬皆列爲羣縣熙寧九年增築唐之城州爲渠陽軍建中靖國二年又移軍于渠陽江之西賜名靖州初夷人散居溪谷閒各爲酋長及上版圖職方氏爲王民與彼之山川壤比疆連犬牙相入也雖歲久聲教所覃去椎結之俗而飾冠巾轉侏離之音而通字畫奉官吏約束一如中州然此州實初郡新民庶事漫無紀律

重以連遭饑饉之灾斗米千錢弄兵之民乘時搶攘五十年閒凡六七作發卒擊之而後定爲民上者救過不給閒于憂慮則趣辦目前而已遑暇及市朝道巷門渠之制哉紹興十九年大梁劉侯臨是州營邱王侯爲通守二侯今之材吏也相與戮力不鄙夷其民有惠有威撫善良如赤子去奸慝如稂莠州人翕然信服渠陽舊爲茭舍板屋雖官居帑庾亦然侯一新之聚材瓦于場募工於市又以三者非渠陽所出經營于數百里之外其勤可謂至矣紹興己巳孟冬遂贛州之通衢七百餘丈行者免於崎嶇沮洳之艱而望之繩直循之砥平爲無窮之利咸欣然相告曰自有此州閱府守丞不知其幾莫克爲之今一朝談笑而成非二侯之澤歟且是役也不期年畢工其費出於二侯倡始之俸與四方樂輸之金無秋毫及民集其事者進士陳大有僧世遂祖能也嘗謂天下事無大小如不萌苟且之心鮮不成者魯叔孫昭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日如始至春秋稱其賢況分符竹爲州有社稷人



民之寄師旅之屯賓客之奉而通衢者憧憧往來之會肩摩轂擊朝夕是由其可漠然不加之意乎故薛惠爲彭城令橋梁郵亭不修兄宣知其不能陳道弗不可行單襄公知其必亡政之能否國之存亡皆于此而見則二侯經渠陽者其澤豈不遠哉後人求營造之因當有所稽攷蓋不可以不書紹興二十一年四月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記

瓊州雙泉記

李光

洪範論五行一曰水曰潤下作鹹山者水所出海者水所鍾莫崇於山莫卑於海故海中之水無不鹹者自雷度海而南曰瓊瓊本海中山耳而雙泉之井獨冠於二廣豈其淵源所稟得天地粹靈之氣而不資于海邪獨陸羽茶經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漫流者上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雙泉在郡之東北隅岡巒迴抱泉豁竇開其發端甚微初爲小池泓澄清澈瑩若冰鑑不見其流動之形蓋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郡人初不

知貴蘇公端明南遷過瓊酌水而異之往告其人而郡守求亭名與詩遂名其亭曰洞酌且留詩其上紹興乙丑余自藤江再貶海外以三月望至瓊眾指雙泉之勝乃葺居一日盡出積水因得詳究二泉所從來蓋一井而有兩脈其一自西南其一自正北皆瀆湧而出水既竭泉益滿馱因各盛以器皿色味初若不可辨久之眾皆謂西南來者尤清甘然後知咫尺而異味者非虛語也泉自小溝南走十餘步溢爲方池又自兩龍口入下池則泉之發者益眾水益深廣每暴雨漲溢泉流散漫灌注于外四方之民無男女少長挈瓶嬰就浣濯者無晝夜常滿雙泉之名聞於遠近實自蘇公發之舊傳有白龍嘗露脊尾氣浮水面詢之故老以爲信然蘇公既不載然亦莫有見者獨惠洪記注聞一詩其略云異哉寸波中露此橫海春舉首玉箸插忽去銀丁擲大身何時見天矯翔霹靂誰云鵬背大更覺宇宙窄語雖不凡然決非蘇公詩龍之有無固不係水之美惡今所在潭洞池井以龍得名者其神靈或能



興雲雨而未必皆甘泉也蓋水之有源其蓄必深蓄之深則其發必遠其爲龍池所宅焉無有疑者易言山下出泉蒙禹貢載禹治水之跡亦詳其所出蓋水之發源不過梧勺閒及爲江沱潛漢爲渭水爲洛水則貫串中華橫絕吳楚非有本者能如是乎世所稱甘泉多出於深山亂石中好奇之士至窮探遠討不憚巖壑之險攀緣上下然後得之今乃不出戶庭几席之上清流滉漾影搖牕扉潺湲之聲夜到枕下風月之下每爲客把酒徘徊酌泉而歌之曰泉之泠泠兮以濯予纓泉之湛湛兮以洗予心朝資予之食飲兮暮伴予之孤吟或汎流杯橫素琴予旣寓居之久矣日涉淺而汲深咽漱元和滌除煩襟玉池生肥兮沙礫變金凜冰雪之遶齒兮何瘴烟毒霧之能侵邪歌罷輒欣然自樂忘其身之在萬里外也獨恨海外險遠不得與惠山虎邱南零諸水同列于圖經非蘇公一顧之重則斯泉也委於荒榛蔓草閒飲牛羊而產蛙鮒矣流俗所傳旣多怪妄因志其本末使後來者有攷焉四月七日上

虞李某記

農隱記

李正民

秉耒耜衣襤褸勤勞畝畝之中者是農非隱處山林樂閒曠逍遙塵垢之外者是隱非農農皆民也勞力者也食人者也隱則有士君子焉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者是也其智愚賢不肖勞逸高下固不相侔則農與隱異久矣劔川吳伯承世爲大族崇寧以來始徙家於湖秀之境仕宦之餘父子戮力治生於今三十年田疇益廣乃築堂於場圃之上榜以農隱開闢牕牖栽蒔松菊南榮治耕稼之務北池有魚釣之適蕭然真隱者居也一日余造其堂試持前說以問之伯承答曰三代之時人有常產故仕者不出其鄉里居者不窘於衣食以顏子之貧猶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供絲麻又得聞夫子之道故雖不願仕而有終身之樂陵夷至於孟子則暴君汙吏慢其經界而井地不均矣於是有爲貧而仕之說秦漢以還士大夫汲汲於利



百宋文錄卷四十二  
六  
祿喪其所守者十常七八如陶元亮之徒憤世嫉邪棄官而去又  
菽粟不足以自給至凍餒以死若是則雖隱亦何聊邪今僕幸饒  
於田東臬南畝盡在吾堂之左右四顧茫茫無復舟楫闖闖之擾  
又得意於酒遇飲輒醉春到則耕者効其力秋成則穫者獻其功  
余方獨酌飲滿陶然自得安知農之非隱隱之非農耶予曰子之  
言是也然方承世賞調官選部而輕財重義矧恤宗族惟恐不及  
則志氣倜儻宜有以自立於世又豈可安於田里而爲陳元龍所  
羞哉顧余不材濫被榮寵坐糜稍廩而靡有補報田園蕪沒芒芒  
然而曷歸乃自放于寂寞之濱攻苦食淡以其餘力買田數十畝  
於苕霅之間而將老焉若天假之年使其不待疾病垂死而後納  
祿尙能扁舟載酒相從笑語於斯堂之上其必有日矣紹興丁巳  
中秋日大隱居士李某記

頤軒記

陳與義

余客汝州治獄掾陳德潤與之語肺脾無溪壑也奔走百僚之底

未嘗一日有怠容後官太學而其弟道醇肄業焉宦學萬里貧不  
振天子幸學官之澹然不色喜余以是媿其兄弟道醇閒語曰我  
又有隱居不仕之兄廬西山之下其燕居所勝之曰頤軒前崖岫  
之峭崿後礮壑之琮瑋烟雲草木晦明寒暑出天地之奇變以娛  
軒中之人世之得喪利害無可經其懷我與汝州掾心不能忘也  
余面贊之曰鍾皓有兄不仕皓亦遂巡難進居官有聞何點棲退  
求志而其子弟遺進退之節後世莫訾焉而今而後知二子之師  
友不在他在頤軒爾于其歸也申以告之曰大丈夫用世非難也  
無媿子頤軒之兄爲難也其子頤軒之兄不仕非難也行義風  
烈有聞于鄉里無媿乎前之山後之澗爲難也古之君子居也其  
仕也其道一也而已二子方將爲軒冕所縻異日風節振耀而用  
舍行藏可觀可紀則頤軒之進德亦可占矣道醇曰是蓋頤軒之  
記盍書之乃錄大略使歸書之其壁且以告德潤云洛陽陳去非  
記



中和堂記

洪皓

自宣室鹿鳴之詩不作千有餘歲矣時與人相背馳而然今天子  
紹開中興遠軼孝宣而鄭侯元任之治博羅復與王益州相埒乃  
能推聖德之中和施於有政又作堂以名之追配前人固無愧色  
夫為政之道二寬與猛而已二者相濟如芼羹之有鹽梅防民之  
以禮樂王褒所謂中和即夫子之忠恕子思之中庸也近世猛者  
以鷹擊毛摯為治刑人若刈草芥下皆重足立其失也刻寬則姑  
息巽懦視吏如子如其誰何鞭撻生塵事不一辦其失也懦惟精  
於吏治者不爾元任丁年以片言悟主不數歲分虎符其蘊必有  
過人者嶺表吏具見謂苟且博羅南際海東與江右接壤異時他  
盜肆剽野無爨烟元任居滇陽獨能不鄙夷其俗既至示以中州  
約束凡有設施知所先後首修頌宮以厲多士禮行鄉飲孝弟移  
風競綵之弊兩亡而循良近民不為駭俗釣名之事吏知其不薄  
此官也相率束手奉法民亦洗心向化天報屢豐上下贍足山行

海宿如在東阡北陌中棠陰訟簡乃擴豐湖以衍吾君好生之德  
一亭一榭丕變埃陋郡治之西有廢圃遂培基建堂規恢軒豁不  
侈不隘役始於去秋之仲工訖於冬之季民莫有知者既成以享  
賓客以合寮類以接士民以折獄訟朝夕從事於斯上下和悅州  
之父老雜襲來觀曰吾侯為慈祥平易之政以字我三年今將去  
斯而羽儀天朝且名斯堂以不我忘使後之二千石循名以為治  
則惠流此邦詎有已耶予謫居仁里久矣元任以書來需記甚勤  
弗敢虛其請於是乎書若乃湖山之秀風物之盛予雖老且病儻  
遂登斯堂尚能搦管以賦使邦人歌之

西山記

王庭珪

出縣南十五里折而西行又十里許林壑幽險有溪水出孤源峒  
中所從來遠矣西山當峒口水抱山麓其渟蓄而深者為潭溪中  
有亂石突怒而出水行石閒洄涌有聲溪上古木合抱而巨藤蒼  
然若龍蛇起立狀極怪醜干霄而屈蟠皆數百年物也每風雨至



林木震動水石相搏觀者毛髮盡寒震掉不能久立相傳以爲龍神之所窟宅故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之常若有答焉紹興十一年夏五月至六月不雨苗將槁矣徧禱羣祀弗獲縣宰向公子賁披地圖訪耆老咸言西山之靈乃率僚佐潔誠以往視神所居蟠藤之上三峯峻峙鄉落所謂三峯蟠藤之神氣象陰森崖壁怪偉使人凜然既祇飭祀事有雲出于峯頂須臾蔽日隨軒而歸眾咸異焉日暮大雨明日又雨周被四境是歲大穰繁神之力量公具其事乞封爵于朝且用耆老言數百年以來目覩靈異殆不可悉數中更變亂潰卒四出巨盜在境神示風霆雷電之變又出蜂蠆百怪之物卒退走之其事詭異或者疑焉然皆近時事耆老目覩人皆詳言也夫山川皆有神司之而能出變怪興雲雨澤及萬物此固宜在祀典蒙休顯而力請未獲若乃神之威德實不繫封爵之有無論神而問封爵猶論人物而問官職今之大官大職豈皆盡能惠澤斯民神亦猶是也後之人必欲昭揭神之靈貺宜有

考於斯文謹書向公一時之蹟以附安成故事俾不墜紹興壬戌冬十月一日盧溪王某記

五嶽祠盟記

岳飛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讎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戰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畜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蹀血虜庭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澧州譙門記

胡寅

經世安民之道除其憂而後同其樂旣其實而後修其文蓋心志不怡則鏘洋窈渺莫娛於聽聞氣血億瘁則甘毳芳珍莫適于口體饑寒毒痛交切並至而有彼樂之思則封疆之界不足以域山溪之險不足以固而況於墉乎況於閨闔而屬關乎仁人君子推



已及物必有本末先後之序矣古之爲城也非曰必可恃也其爲門也非曰必可據也蓋亦立制度焉爾苟得民心雖畫地而守植表而限効死者莫肯去冒死者不能入不然崇城到天嚴扉重閉金錮而銅鑲鐵扇而石樞無以固結民心至于內攜而外叛曾不若折柳之樊吾圃也故曰國之有城城之有門蓋亦立制度焉耳  
豐陽舊苦眾溪羨溢歲築隄防然後郊與市咸得奠厥居歲在己酉北盜南驚有守者關隄召水以自保賊旣引去城亦隨陷他日立郡于荆榛瓦礫中遺黎百一喘焉苟活蓬戶且未安而何暇議隄之復大水時至沈竈產龜稚蠶病之逾一紀矣太守羅侯下車訪民疾苦莫先斯事卽帥百姓修壞補缺鄉者呻吟今者謳歌子嘗過其境呼田夫逆旅而問焉往往他邦負耒耜願受一廛而至者也侯之得此蓋有道矣乃作譙門徇民之欲閩內外謹闔開置壺箭以授時樓角鼓以警軍匠則庸工役則鳩兵材則斬浮屠氏之山泛沿以來未幾告成而民不與焉侯嘗爲高郵曹掾不拜僭

臣僞赦節義上聞卽被褒擢及守是邦惠養凋瘵去其害惜其力不惑異端斷其閒材歸夷物於公家舉墜典於蕃宣蓋忠君必愛其民根諸良心必形諸仁術也春秋一門之廢興謹書于策謂夫不當爲而爲之今侯作門而予乃記焉則見其識本末知先後遵制奉度非時絀而舉羸異乎屈宜臼之譏者是可傳已侯名薦可字養蒙南劍州沙縣人云

忠義堂記

鄭剛中

永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守程公之所建也紹興丙辰端明殿學士禮部尙書會稽李公來鎮是邦旣見吏民間疾苦頒條教約與爲清淨之治一日過其上顧謂僚屬曰是堂規模闕偉而創立命名之因無所稽攷吾聞魯公唐人之英言忠義者莫先焉後五世流落爲溫人魯公末年親書告牒其家傳寶之郡嘗爲刊于石爾者天子官其家永嘉者二人家樂清者一人所以彰遺烈而播餘芳者多矣雖魯公之名所在咸仰要之此邦乃其遺迹流



風之地吾今求其像繪置堂上徙其石刻列之兩旁使後人知堂名之有屬公等以為宜乎幕東東陽鄭某避席改容而言曰真卿小邾子顏公子友之後自顏舍為晉侍中相傳七葉皆以忠孝名世至有唐真卿杲卿以堂兄弟門戶並立杲卿常山之名既凜凜如霜雪希烈之變真卿復振顯于後天以其忠義萃一門乎嘗考魯公上世凡能盡忠于國者無不以孝行稱由是知善為臣子者於忠孝之道初未嘗析後世道德不純風俗凋落臣子分兩途始以忠義為難事至若魯公處死之節論者偉之而識者猶以為不足道觀其平日議論慷慨落落難合唐旻誣之李峘非之李輔國元載盧杞輩怨恨切骨而公益自信知愛君憂國而不知禍之及已此蓋能以事親者事其君故也忠義天下之大閑也偷生假息固可以延亂臣賊子之命而英聲偉烈常出于姦鈇逆鼎之旁二者唯人所自擇而已矣公為政之初暴揚茲美非但可以慰顏氏之精爽亦足以銷杞載輔國千古冀壤姦人之氣其謚曰不宜公

曰眾以為宜則子為我記於石

巽巖記

李燾

子真子三卜居乃得此山負東南面西北其位為巽為乾蓋處已非乾健無以立應物非巽順無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掇其九而三陳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講學之序也語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人各有所履善惡分焉惟能謙可與其學惟能復可與適道知所適而無以自立則莫久故取諸恆使久於其道或損之或益之至於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隨邑而遷則所以自立者成矣雖然吉凶禍福橫發逆起有不可知將合於道其惟權乎然非巽則權亦不可行學而至於巽乃可與權此聖賢事業也

平江府教授廳壁記

崔敦禮

鄉里必有學學必有師儒古之制也周之黨庠術序之法行仕焉而歸老則教於其鄉大夫為士師士為少師由漢至唐州郡典學



文學博士之員列於僚佐國朝慶歷間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論治所先務慨然詔天下皆得立學於是設教之職有可充選者部使者郡守許以名聞熙寧以來簡置悉由於朝清其選號爲外道館閣姑蘇大郡先自范文正公出守割南園之地以創學宮繼以前輩名儒相承講道文風之盛濟濟乎洋洋乎爲江浙冠乎其盛哉余掌學之明年諸生合辭以請曰學舊無題名前人名氏將湮沒不傳今稽之圖籍自樂圃先生朱伯原而上所可見者五人又訪之耆老自林元亨而下繼之者三十有五人雖官資歲月不能盡省而先後之次皆可考識願刻諸石以圖永久余曰子可謂知本矣仕於郡者分職而治夜漏未盡已起纓弁束衽詣長官白事退則困吏牘埋沒不得出氣其所可否關民休戚甚則繫人之生死教官抱塵編對青矜空談其閒課程無補於簿書絃歌不應於期會眞若緩不急者而天下之治亂風俗之厚薄其原蓋出於此諸儒教導余不得優劣獨攷其次安定先生翼之實首居其任先

生所至務以體用之學訓學者東南之士出其門無慮二千人其徒劉執中奏事熙寧間謂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由師之力今門人在朝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神明范純仁之直温錢公輔之簡諒在外明體達用以教於民逮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出於時不可勝數當是之時天下無事內之風化醇百姓安外之威靈宣四夷服治道運行諸產得宜恩肥土沃遠近咸撫固曰上之德亦一時人材出於先生之門者與有力也余生乎後時不獲親而炙之幸與二三子搜次名氏因書其事以示後之人庶乎爲典教之丕式且亦知教事之爲重云乾道壬辰冬至日記

蘇丞相祠記

朱熹

熹少從先生長者遊聞其道故相蘇公之爲人以爲博洽古今通知典故偉然君子長者也熙寧中掌外制時王丞相用事常欲有所引援公以其人不可用且非故事封上之用此罷歸不自悔守益堅當世高其節與李才元朱次道並稱三舍人云後得毗陵鄒



公所撰公行狀又知公始終大節蓋章如是以是心每慕其為人屬來爲吏同安同安公邑里也以公所爲問縣人雖其族家子不能言而泉人往往反喜道曾宣靖蔡新州呂太尉事以爲盛子不能識其何說也然嘗伏思之士患不學耳而世之學者或有所恍于外則眩而失其守如公學至矣又能守之終其身不一變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學者所宜師也因爲之立祠於學歲時與學官弟子拜祠焉而記其意如此以視邑人云云

畏壘庵記

朱熹

紹興二十六年之秋予吏同安適三年矣吏部所使代子者不至而解署日以隳弊不可居方以因葺之宜爲請于縣會予奉檄走旁郡因得并載其老幼身送之東歸涉春而反則門廡列舍已摧壓而不可入矣於是假縣人陳氏之館居焉自縣西北折行數百步入委巷中垣屋卑下無鉅麗之觀然其中粗完潔有堂可以接賓友有室可以備棲息誦書史而佳花異卉蔓藥益荷之屬又皆

列蒔於庭下亦足以娛玩耳目而自適其意焉予獨處其閒稍捐外事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其下拚除井竈之役願留者亦無幾人若當時車馬之客與胥吏之有事於官府者則無所爲而來矣客或謂予所以處此庶乎庚桑子之居畏壘也因名子居曰畏壘之庵自是閉門終日翛然如在深谷之中不自知身之繫官於此既歲滿而不能去也如是又累月代子者卒不至法當自免歸而陳氏謁予記其事曰使後之人知夫子之嘗居于是也予惟庚桑子蓋莊周列禦寇所謂有道者予之學旣不足以知之而太史公記又謂凡周所稱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然則亡是公非有先生之倫也此皆不可攷獨周之書辭指離奇有可觀者予是以竊取其號而不辭遂書以畀陳氏陳氏世爲醫請子記者名良傑爲人謹篤周慎能通其家學云

歸樂堂記

朱熹

予嘗爲吏於泉之同安而與僊游朱侯彥實同僚相好也其後子



罷歸且五六年病臥田間浸與當世不相聞知獨朱侯時時書來  
訪問繾綣道語舊故如平生驩一日書抵予曰吾方築室先廬之  
側命之曰歸樂之堂蓋四方之志倦矣將託於是而自休焉子爲  
我記之予惟幼而學強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常物之大情而士  
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勢利矐矐印鞅之閒老而不能  
歸或歸矣而酣豢之餘厭苦淡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  
戚促自以爲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爲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  
日從官之所爲有不能無愧悔於心者則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  
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斯亦豈不難哉朱侯  
名卿子少有美材學問慷慨入官三十年以彊直自遂獨行所志  
不爲勢屈以故浮湛選調行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予視其簿書期  
會之餘日蓋無一日不命賓友從子姪登山臨水絃歌賦詩放浪  
於塵埃之外而無幾微留落不偶之意見於言面則其于勢利如  
何哉其仕而能歸歸而能樂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無疑矣願予

未獲一登斯堂而覽其勝槩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饒足以供徙  
倚館宇之邃啟處之適足以寧燕休圖史之富足以娛心目而幽  
人逸士往來于東阡北陌者足以析名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于  
耳目而知侯之樂有在乎是也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意如此如  
天之福異時獲從遊於堂上尙能爲侯賦之

通鑑室記

朱熹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  
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  
爲于世者也然其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仄朝三暮四之謂哉亦  
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營邱張侯仲隆慷慨有氣節常以古  
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閎博則又  
用無不宜蓋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幾會者  
是其志與其材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  
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揆今益求所以盡夫處



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掇拾華靡以爲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泛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于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閒安危治亂之機情僞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晏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眾山下臨清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烟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爲宜於是直以通鑑榜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是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況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爲典型總會簡牘淵才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

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途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爲侯誦之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本末因附以所聞如此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代

朱熹

皇帝陛下臨御之五年朝廷清明眾職修理乃眷南顧閔茲遠黎某月詔以太常少卿臣某爲福建轉運副使而付以鹽筴使訪其利病以聞臣某既承詔奔走卽事則與判官臣某爰暨屬僚博詢審訂具以條奏越明年春遂有旨免本道屬州縣逋負鹽課之緡錢九十七萬又詔歲入鈔鹽緡錢二十二萬者其罷之而使漕司歲以緡錢七萬補經費之闕臣某承命懼喜北向頓首言福建鹽法之弊久矣臣等問諸故府竊見祖宗盛時本道鹽息歲入緡錢十萬而三分之以其一予漕司佐州縣用度且市貢金其一爲鈔法則商人歲輸京師者爲錢六萬六千有奇而已其後鈔法中弛浮議交煽因盡以委漕司而增其額於是綱運猥并鹽洩不時而



民始受弊中間蓋嘗減損然什不能去其三又他用之取具於鹽者亦且數倍舊制顧以歲出有常因不敢議至州縣或不能供又不得以時蠲除新故相仍轉相督趣重爲民病歷年滋多今乃幸遇陛下仁聖儉慈不遺遐遠旣幸聽愚臣言而又推之以及其所未言者蓋德音再下而鈔額復祖宗之舊逋負捐累歲之積使州縣之吏無所旁緣以漁獵其民民得休息恩澤隆厚不可勝量臣等駑鈍不才奉使無狀乃幸得奉承聖詔以布於下誠歡誠喜敢不悉力究宣謹察所部無或不虔以廢明命猶懼不稱無以昭示永久則取尙書所下詔旨刻石臺門以諭來者而竊敬識下方如此又惟陛下功德神聖天運日新其約已厚民之心終日乾乾有進無已竊計經制大定上下與足蓋可以日月期矣然則臣等前日所不敢議者且將復有望焉敢昧萬死并記其說而俯伏以俟

百丈山記

朱熹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壘石爲磴十餘級乃得度

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卽得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皆清激自高淙下其聲濺濺然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瞰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峽閒終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爲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庵庵纔老屋數間卑庫迫隘無足觀獨其西閣爲勝水自西谷中循石罅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爲前所謂小澗者谷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爲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臥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潺潺久而益悲爲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步許得石臺下臨峭岸深昧險絕于林薄閒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灑涌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蘆山一峯獨秀出而數百里峯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薄西山餘光橫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且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若湧若沒頃刻萬變臺



東徑斷鄉人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于其東水旱禱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與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賓遊之既皆賦詩以紀其勝余又敘次其詳如此而其最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石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別爲小詩以識其處呈同遊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

名堂室記

朱熹

紫陽山在徽州南二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門閭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聽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卞急害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榜其聽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

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爲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踪近歲熹之友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榜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于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蓋聽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寐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于根春容暉敷人晦于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悔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于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閒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敘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朱熹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予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斂之政喟然歎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予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備合之費不又

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卽登朝廷輿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爲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狼狽轉死者已籍籍矣予因竊歎以爲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尙書下予所奏社倉事於諸道募民有欲爲者聽之民蓋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爲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五百斛者爲之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父師之志母兄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疑也子其可不爲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



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況叔  
度之爲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間以成先志以  
悅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於四方矣而  
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  
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  
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  
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  
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惠利之心是以王氏之能以行於  
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  
甚而有激也予旣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  
以此意蔡人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叔度所爲之善而無  
疑於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夫君師之澤而使環地  
十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  
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無難也師歿守其說不懈益虔於書

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  
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爲拳拳也



南宋文範卷四十二

南宋文範卷四十三目錄

記

拙齋記

臥龍庵記

西原庵記

鄂州社稷壇記

節愛堂記

刑部郎中題名記

玉霄亭記

靜邊堂記

三高祠記 宋文選

吳縣令壁記 宋文選

三忠堂記

唐質肅公祠記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尤袤

尤袤

晁公遡

范成大

范成大

楊萬里

王十朋



綠畫軒記

王十朋

竹洲記

吳儆

尊己堂記

吳儆

東臯記

韓元吉

古文苑記

韓元吉

建安縣丞廳壁題名記

韓元吉

煙艇記

陸游

東屯高齋記

陸游

籌邊樓記

陸游

東籬記

陸游

東陽陳君義莊記

陸游

南宋文範卷四十三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記

拙齋記

朱熹

臨川太守趙侯景明視事之明年政通人和郡以無事暇日相便坐之北循廡而西入叢竹間得前人所為秋聲齋者老屋數椽人跡罕至而其傾敝庳狹又特甚意欣然樂之因稍易其腐敗撓折之尤者而日居焉閒獨仰而歎曰是室之陋非予之拙則孰宜居之哉乃更題其榜曰拙齋而以書走武夷謁予記曰吾之拙甚懼不足以為理吾子因是而予之一言庶乎其有以自警也方是之時余蓋未始得遊于趙侯也然其直諒之操多聞之美則聞有日矣及其為政於此邦也奉法遵職不作聰明而吏畏民安境內稱治則又聞之而加鄉往焉今也乃於其言而得其志如此則鄉之所聞者於侯抑餘事也誠竊樂聞其說且復自念若予之鄙樸頑



鈍蓋有甚於侯者則亦仰而歎曰趙侯所以名其齋者爲足以見其志矣然而非子之拙則亦孰宜記之哉抑嘗聞之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已矣君子之學所以窮是理而守之也其窮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無所用其巧智之私而惟理之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理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趙侯之學蓋將進此然其所以托名者則已卑矣且猶不輕自信而必求所以警其心焉則其志爲何如哉若子之拙乃其材之不足而何足以語此顧輒自子爲足以記侯之齋者視侯之爲愧亦甚矣雖欲善其辭說其又何以爲觀省之助乎然侯之所以見屬有不可虛者姑亦書此以致子之意焉

臥龍庵記

朱熹

臥龍庵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予自少讀三山先生楊公詩見其記臥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

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庵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庵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凜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臥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閒以行田始得至焉則庵旣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改故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彷彿者余旣惜出其於荒堙廢壤之餘而又幸其深阻篋絕非車塵馬跡之所能到儻可得擅而有也時已上章乞解郡紱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旣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象寘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爲賦詩以紀其事然庵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閒三涉澗水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東崖鑿石爲



磴而攀援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爲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其上旣以爲吏民禱賽之地而凡來遊者亦得以彷彿徙倚而縱目快心焉於是歲適大禋因榜之曰起亭以爲龍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蓋已屢上而意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敘其作興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尙有以識予之意也

西原庵記

朱熹

予少好佳山水異甚而自中年以來卽以病衰不克逞其志於四方獨聞廬阜之奇秀甲天下而畸人逸士往往徜徉於其閒意常欲一往遊焉而未暇也前年蒙恩試郡適在此山之陽乃閒以公家職事得至其中其巖壑幽深水石奇怪固平生所創見而於巖壑水石之閒又得成紀崔君焉乃信前所聞者之不誣也君名嘉彥字子虛少慷慨有奇志壯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閒修神農老子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干故相趙忠簡公趙公是之會去相不

果行君自是絕迹此山按陳令舉所述圖記得西原庵故址於臥龍瀑水之東築室居焉耕田種藥僅足以自給而四方往來之士皆取食焉其疾病老孤無所與歸之人至者亦收養之蓋年逾七十矣而神明筋力不少衰予往造之而君不予避也一旦爲予道說平生相與太息會予結屋臥龍以祠諸葛丞相世蓋少識其意者君獨歎曰此奇事也相爲經紀其事以迄有成兩年之閒相見者不知其幾而君未嘗一言及外事子以是益嘉君之爲人而重歎其旣老無所復用於世也淳熙辛酉閏月之晦予旣罷郡來宿臥龍君曰臥龍之役夫子旣書之矣顧西原獨未有記復能爲我書之乎予曰諾哉於是悉次其說俾刻焉

鄂州社稷壇記

朱熹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洿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



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于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錄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書爲四壇而屬其役事于兵馬監押趙伯烜作始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西雨師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遺壇四門前二壇址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址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後殺前二壇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閒丈五尺後三壇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閒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剡其上倍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爲門三閒北二丈有奇爲齋廬五閒繚以重垣甃以堅甃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旣練時日屬寮吏修祝號以告于神而妥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五土之

祗而后土句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祗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伯畢也是皆著于周禮領于大宗伯之官惟社稷自天子之都至于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于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其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惟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于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甚是以于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登降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于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者所以昭事明神所以降祥錫福于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槩於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



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爲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乎因爲書之使以刻于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劭農甚力劉君又嘗請于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于教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爲無有不盡其心也

節愛堂記

尤表

過靜鎮堂之左少南爲方池並池而南墻壁障礙敗屋傾敝公厨以積醪醴問諸故老曰此昔之燕豫堂也池舊有橋橫縱齊度其東爲草堂今皆毀撤後人因基築臺以望月其下枕池爲小閣名曰清平臺庫且隘不快登覽人跡罕至亦漸頽圯余旣徙臺於參雲亭之後榜曰匿峯以望北山平夷舊址更作堂曰樂山以望西山之秀而池光山色且蔽於閣而不得見也迺徙閣於池之南因

燕豫堂之基別爲堂曰節愛取節用愛人之義旁爲夾廊而上與樂山堂通池之北石崖盤踞土壤所壅疏剔理脈發露呈顯如枕股膊如覆困廩如鼉鼉之背負土而出西望連岡疊嶂間厠隱顯如擁鬢髻如展旌旆如風檣陣馬排闥而入其南則怡幘二峯角立朋秀若偉丈夫冠劍而坐雙塔亭亭影插天半於是仰山俯池遠樹近石環列先後若相拱揖煙消日出層樓飛閣浮虛跨空如展圖畫如望蓬萊之雲氣也夫昔人經始莫不相山川之宜度面勢之便其所建立如紀綱法度井井然悉有條理一定而不可易後人見其敝而不能復也始出己意變更之易其東則西廢撤其左而右病遂使昔之勝概日就湮沒今余非能有所增創也大抵無改前規無廢後觀便覺天宇開明崑壑增秀林禽水鳥皆有喜色而後知昔人之規模可因而不可變也爰刻諸石以識顛末尙告來者嗣有葺焉始欲跨池爲橋仍其舊池上有老梅惜不忍伐遂不復作



刑部郎中題名記

尤表

合天下訟獄之成律令章程之事悉總於尚書刑部其輕重出入之際人之死生繫焉責任為不輕矣唐制刑部郎分四司曰刑部曰都官曰比部曰司門本朝因之然止以為階官不釐本務凡四方以具獄來上則獻於審刑院別命朝官一員判院事至於元豐始以審刑歸刑部官制行二十四司各正其職於是刑部始得專其官而任益重中興以來遵承不改聖天子哀矜庶獄郎官必採時望非明習法令更治民者弗除所以選任之意甚厚士之當是選者不可不思所以稱明指哉夫法者一成而不可變者也民偽日滋法不能勝奇請佗比紛然雜陳於前居其任者苟非明有以察之仁有以守之公有以行之則姦吏並緣舞文巧詆人受其害故居官稱職每難其人而在上者尤以擇賢任職為意歲月既久除授不一前人名氏漫不可考淳熙十一年陳公倚錢公冲之之為是官也慨然興歎謀欲序次而書之石會錢公移漕畿甸乃伐石

庀工祝陳公緒成之繇紹興末得七十人屬表記其事且曰視其名而考其歲月則其人之功行善最皆可枚數使後之居於斯者有所警而不敢忽也迺述其大略且使知刑部之有題名自二公始云九月望

玉霄亭記

尤表

台州南西北三面逼山獨東望諸峯差遠雲烟空濛外際溟海蓬萊方丈想見其處舊有小亭在子城之上紹興丁卯南豐曾使君絃父改創更名玉霄距今三十年摧敗傾敝岌岌欲壓其下昔有茂林修竹今皆翦伐錯為民居溷園羅列污穢喧囂遊者歎息余乃披剔蠲疏載芟載除四為繚牆以限外塗下建石柱上跨飛閣出亭之外又有六尺凡楹棟榱桷之朽橈疊瓴級甃之缺折丹黃粉漆之彫剝皆易而新之方連周陔可倚可眺晨揖灑氣夕延素月山川城郭盡在几席之下凭欄四望疊嶂環繞手揮絲桐目送飛鴻飄飄乎如乘雲御風身在物表州之宴遊於是為勝乃刻亭



柱以紀歲月云

靜邊堂記

晁公邁

紹興三十年嘉州徼外蠻至塞下邊吏大驚走州以告州又大驚走其部以告其部遣將將其兵至塞下不見蠻兵其將輕行出塞卒與蠻遇師又大驚投谿谷以死州初不知狀愈益恐調他州兵除塞下為戰地日日以備蠻為事他州為耗費而塞下民益騷然於是州尤以犍為為憂開封李景司子紹祖始以提點刑獄司奏於朝選為令既至乃不以備邊為事惟按簿書考賦租其平時擅民之輸而乾沒入之強梁不受命者立得其主名痛繩治吏素與附和者皆噎不敢出氣一邑方竦然知有令在是也其聲即日布塞下塞下吏亦震懾相告是令不可慢也其並塞民則皆大喜相語蠻不日至而吏與兵於我蓋朝夕焉猪羊鴨雞不得肥而息禾麻菽麥不得收而食父母妻子不得安其廬蠻來不是過也苟吏不吾苦蠻來吾能扞之蠻何能為蠻何能為蠻亦相語安能患漢

邊蠻至即民自棄其邊而去吏無與為扞則自怖而死耳今李侯來未期年蠻無一迹至塞下鄉之益吏與兵所以備蠻者求以靜吾邊也而邊愈益不靜矣李侯既樂其邑無事而虞來者不知吾邊所以由靜也故以名其堂然令不能常如李侯則吏與兵且復肆矣誠徹吏與兵盡募塞下民使耕其旁而差擇其豪以為屯長免其田租之半凡力役無所預其民皆其備各相安而不相侵苟無事五年則其豪得以為校尉其遷以是為差否則黜而更差擇焉其民有愛其地之利其豪榮於其賞則其為守也雖微李侯豈不亦固矣哉李侯來請記其事故併書之乾道元年七月一日嵩山晁某記

三高祠記

范大成

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是為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為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是為甫里先生三君生不並世而鴟夷子皮又嘗一



南齊文集卷四十三  
十  
用人之國功大名顯而去之季鷹魯望蕭然懼儒使有爲于當年  
其所成就固不可踰度要皆以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  
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人獨私得奉烝嘗  
以夸於四方若曰此吾東家某云爾邑大夫趙伯虛以故祠偏陋  
將改作于是歸老之士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左具區右笠澤號  
稱極勝乃築堂其上告遷於像而奠焉且屬郡人石湖范成大爲  
之辭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  
又從而以爲高此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  
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可以懼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宴  
安留連卒悔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成大何足以述之然屈  
平旣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招隱士疑若幽隱處林薄不死而仙  
況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於天者常試倚楹而望水光浮空雲日  
下上風颿煙艇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閒成大亦何足以見之姑  
效小山作歌三章以招焉遂從而歌之曰若有人兮扁舟泛亂五

湖兮遠遊眾芳媚兮高邱忽獨君兮不可留長風積兮浪波白蕩  
搖空明兮南北一色鏡萬里兮鞭魚龍列星剡剡兮一下其孤蓬  
眇顧懷兮斯路與涼月兮八滄浦戰爭蝸角兮昨夢一笑水雲得  
意兮垂虹可以檣櫂仙之人兮壽無期樂哉垂虹兮去復來載歌  
曰若有人兮橫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舞吳波鱗  
鱗兮而在下嗟人胡爲兮天地四方樂莫樂兮吾之土膾修鱸兮  
雪霏登菰蓴兮芼之水仙濱兮胥命君可望兮不可追頽倒景兮  
揮碧寥娛燕息兮江之臯菴蘋堂兮廡杜若一杯之酒兮我爲君  
酌又歌曰若有人兮北江之渚披雲而晞兮頽烟雨綠蔬兮莎棘  
歲晚晚兮何以續君食餽五鼎兮腥腐羞三泉兮終古千秋風露  
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宮泐兮生蒲荷潮西東兮  
下田一波訪南溟兮鄰曲山川良是兮邱壠多稼九畹兮今其刈  
聊春容兮茲里是歲六月旣望書遺邑人使習以侑祠伯虛請遂  
以爲記



吳縣令壁記

范成大

吳令壁有記尚矣唐大厯己未梁肅為之詞者令盧某所立石亡而文傳本朝元祐王申郭受為之詞者令許公輔所立石雖存而中更兵燼缺裂無幾後七十有六年晉陵袁君祖忠政成將歸始治二石更刻之又斷自建炎以下為之續記實乾道紀元之三祀歲在丁亥距大厯垂四百年而題名三立相望可攷吏民以為盛事然吳之為壯縣固自昔志之風俗之媿生聚之繁覽觀之勝著于二碑者自若獨官事搶攘日不暇給必出於甚難而後能善治視昔類不同者非特吳為然余行四方所過縣邑數十百見大夫皆厭苦其官齎咨太息悔歸之來而憂後之不得脫余私怪其說甚哉何至於此及切磋究之使一二其詳則曰古吏憂民而已今顧不然蕞爾邑負責猶數鉅萬晝夜薄遽唯錢穀之知且不能報期會有如一日姑舍是而用力於民不崇朝百適滿矣彼齎咨太息厭苦而欲脫者真有味其言哉今夫急催科則愧政專撫字則

愧考兼善之誠難若袁君蓋幾於無愧者其政先理而後情弛例而舉法故吏不能並緣士不敢奸以私民有訟自揣不當勝望寺門心醉卻去直者家居待報曰無庸謁吏明府自辦此坐堂上再期人信之如一日至于大官之閒須求于不有責課于非時則又從容辦給弗以厲民率常最為他邑嗚呼可謂難也已且莫去此至大官勢益易于為縣其所成就何可量按續記所登載無慮三十人而未有顯者必將自袁君始僕余言猶信來者尙勉之八月十五日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范成大記并書

三忠堂記

楊萬里

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為江西上郡自皇朝逮今二百餘年兼是二者得三公焉曰歐陽公修以六經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以忠言直道輔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諡曰文忠莫不以為然南渡搶攘右相杜充擁眾臣虜金陵守陳邦光就降惟通



判楊邦又戟手罵賊視死如歸國勢凜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之賜諡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爲然時宰議禮眾論詢詢惟一編修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參虜使三綱五常賴以不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厥後天子從而褒贈賜以忠簡之諡則又莫不以爲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邦非無宰相如劉沆沖之在朝嘗力薦文忠留寘翰苑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今姓名著在勳臣之令而諡則未聞子瑾孫佃俱爲待制迄不能請矧被遇之從臣乎夫然後知節以一惠天子猶不敢專亦必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廬陵宰趙汝厦卽縣庠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祀焉巍巍堂堂袞服有章揭日月而行學者固仰其焯焯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而興起得無慕休烈揚顯光者邪汝厦用意遠矣

唐質肅公祠記

王十朋

予始聞夷陵巴東之名意其爲邑必壯自親適其地則皆蕞爾邑巴東陋尤甚問其名之所以著曰昔寇萊公歐陽文忠公嘗令二

邑地重以人非山川城郭人物之異于他邦也予因謁其祠訪其遺躅歎息而去至夔一日登郡之東城城下臨奉節縣治問令喻君思然曰昔宰是邑亦有如寇歐二公者乎令以唐質肅公對予曰是皇祐中爲御史獨立敢言嘗疏論貴戚廷擊宰相以貶天下稱爲眞御史不敢斥其名而曰唐子方者乎熙寧中首言王臨川不可大用及參大政奮然與爭是非於天子前而氣不爲之屈至不勝其忿而死天下至今稱爲正人者乎吾夫子歎未見剛者唐公非剛者歟名節凜然固無媿乎忠愍決澶淵之策文忠移司諫之書也其令是邑有殊績異政故相張公天覺嘗筆之于墓碑矣邑故有令如此而無祠非缺典歟令聞之慨然不謀于僚不役于民卽廳事之東隅易亭爲祠求畫像于江陵得之于故家丹青一新儼然如生觀者莫不起敬如見其冠豸觸邪正色立朝時也且丐予記其事予謂質肅公之高名大節固已特書大書于國史何以記爲然是邑賴公而重有不可不書者令蜀人捫膝先生子也



有家學治邑有能聲觀其所慕可以知其人矣乾道二年二月永嘉王某記

綠畫軒記

王十朋

出簫峯西南二十里有山遠引若虹霓之狀故俗謂之霓山樂安孫君之居得霓山之勝峯巒奇偉林麓靜深有泉發于其下可飲可灌于是枕山而立棟宇因流而蓄池沼結軒嚮明收拾景象軒之外有嘉木數株修竹千挺蒼鬱蒼翠嬋娟瀟灑播爲疏林舒爲濃陰舞清風搖蒼煙影明月漏山光之窈窕映碧沼之漣漪禽鳥宅其幽龜魚息其陰左右青山環合映帶藍黛之色與天連碧四時不凋眼界常青望之宛然如在畫圖中蓋此軒之佳致也主人與客日飲于其間寒光入座秀色可掬明瑩杯盤冷襲襟宇魂清氣爽深杯不能發其醉情舒興遠高歌不能寫其逸觀者在旁疑其壺觴几席皆圖畫中物賓主僕從皆圖畫中人也亦有客醉茲軒嘗陪主人之清尊覽景物之幽奇寓之于目得之于心有若不能

忘者主人曰客爲我名之客曰予嘗讀韓退之南山詩有濃綠畫新就之句愛其新清峭拔恨斯境之莫見今此軒之秀庶幾其髣髴舉其語而名之可乎主人曰可客爲吾記之客曰軒宇景物之大槩四時朝暮之氣象生絹一幅可得而畫也濃綠之句可采而名也若夫清風一來披雲拂玉天籟之奇非絲非竹雖神工妙手有莫得而模寫博物辯口亦不能形容也予將何言

竹洲記

吳傲

予吳子傲自永嘉郡丞終更造朝以淳熙戊戌四月日蒙恩賜對傲言朝廷所以備北邊者甚至而於南邊經久之備容有未盡明日有旨擢守邕管且令疾驅卽成傲復自言某有父年且八十以傲爲命南邊之事顧豈少如傲者惟朝廷幸哀憐傲事親之日短而事君之日長倘得散地以便親養宰臣以其事白上上方以達孝治天下爲之惻然改畀祠祿傲自弱冠宦學流浪餘三十年率閒一二歲乃一歸家故新安之南六十里有田百畝有宅一區僅



如古井田之民自祖父而上凡七世皆安耕稼守邱墓無乘危涉險折腰忍恥匍匐趨走之勞至做與兄益章始棄祖父之業失其身于場屋之間益章筮仕為太學官不幸早世做凡三仕州縣皆不偶不惟不偶且重得罪以為親憂用是思欲自屏于無人之境藏其身于庸陋寡過之地荐復祖父之業以安吾親之心至是始以無庸叨冒優恩月得俸錢三萬米五斛量入而約用之可以育雞豚燕春秋乃即舊居稍稍葺治居之前有洲廣可數畝舊有竹千餘箇因其地勢窪而坎者為四小沼種菊數百本周其上深其一沼以畜魚鼈之屬備不時之羞其三以植荷花菱芡取象江村之景且登其實以佐觴豆既又乘地之高附竹之陰為二小亭其一面溪溪之上有山山多松杉檜樟之屬葱蔚蒨茂貫四時而不變尤老人之所樂而數休焉乃以流憩名之其一曰靜香以其前有竹後有荷花用杜子美風搖翠篠娟娟靜雨浥紅蕖冉冉香之句為名亭之南為堂三間環以巖桂萬年枝及諸後彫難老之木

東西二室為洞牖使子弟之未勝耕者讀書其中堂之北視上庠廬亭之制為小齋堂名仁壽謂其幸生堯舜之時得奉吾親長見太平如擊壤之民也齋名靜觀取明道先生詩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之意是中有佳處惟天下之靜者能見之靜香之東有杉甚直而秀其枝下垂如倚蓋可數人容膝其下因名之曰直節庵蓋木之類至眾而至直者莫如杉蘇少翁直節堂以杉名也庵之西有梅舊為灌木所蔽枝幹拳曲苔莓附之與會稽之古梅無異蓋梅之隱者老而甚癯山澤之儒也其下平夷可羅胡牀十餘然胡牀于意行適至非便乃斷木如鼓之狀可踞而坐者十輩列于其下冬仰其華夏休其陰渴想其味不施棟宇而梅之美具得於俛仰之間因名之曰梅隱庵庵之前種桃李盧橘楊梅之屬遲之數年可以饋賓客及隣里桃蹊之外借地于鄰復得一畝許雜種戎葵枸杞四時之蔬地黃荊芥閒居適用之物庵之西開小徑旁貫竹間夾徑植蘭蕙數百本周其上與地相宜頗茂



循徑而南有堤如荒城高出氛埃旁臨曠野溪流其下潺潺然與風疾徐登之令人心目俱豁復據堤爲二亭曰遐觀曰風零於以見天空地大萬物並育之趣柳子厚謂凡遊觀之美奧如也豁如也是洲叢爾之地而高下曲折幽曠隱見殆具體而微者時具壺觴奉老人及致老人所素狎者徜徉其中遇夜或風雨乃歸老人雖不飲酒然見人痛飲則爲之抵掌笑樂佐其酣適閒爲小詞道其閒適之意與景物之過乎前者倩童稚輩歌之以侑酒噫能使予忘貧賤安農圃而無復四方之志者匪斯洲之樂也歟

尊己堂記

吳儆

新安汪伯舉作堂于所居之西與其弟伯虞伯言藏修游息于其閒靜深簡潔悅可人意彈琴讀書怡怡然不知身之在閭閻中也故尚書金公過而樂焉以尊己名之僕嘗從公問所以命名之意公爲僕言士大夫多失其身者皆不知所以自重之故夫天爵義榮已所有也可常尊也人爵勢榮得失在命予尊在人不可常也

士大夫喪其可常之尊而無以自重且無以取重於人也乃切切然藉夫不可常尊者以華其身得之則榮不自勝失之則憂莫能堪甚至於汨喪廉恥惟其得之揚揚然峩其冠高其蓋良自適也世俗之人亦從而尊榮之莫知反而思其所從得之爲可恥也孟子謂墮聞之祭醉飽者歸而驕其妻妾其妻妾方羞且泣也而施施未之知也尚書公以直節敢言事知大體事光堯太上皇帝爲殿中侍御史排擊權臣之黨爲所斥不用者二十年後事今上皇帝歷給事中禮部尚書復以徧忤權貴竟不至大用然公之道德益尊名益重其所自得與所自立蓋本于能尊其己者伯舉兄弟孝友人莫聞言伯虞雖應進士舉預鄉書於得失出處之際甚雍容異時出仕于時庶幾不失其身者尚無忘公所以名堂之意

東臯記

韓元吉

東臯者陶氏之園也陶氏之先自晉始顯而淵明令彭澤高風峻節足以蹈厲一世其詩詞文章所及後之君子喜道之況其族姪



家江南本其苗裔者則典型餘烈故應概見而不忘也茂安實陶氏諸孫始予見其試于學宮聲名籍甚既而佐大農從幕府于淮西猶慷慨有功名之志逮爲尚書郎則已華髮蕭然不復問功名富貴事而閒爲予言其所居之勝在興國與郡治其一湖水將歸老焉後數年茂安果自湖湘之使事挂其衣冠以歸又數年則以書來言曰抗湖而東得地數十畝以爲東臯焉東臯中爲一堂曰舒嘯南望而行花木蔽帶以極于河之涯作亭曰駐屐西則又爲蓮蕩小閣挹湖光而面之餘可以爲亭爲榭者尙眾而力有未及也力之及者名葩異卉閒以奇石而松竹之植稍稍茂益矣至于山光之秀列湖波之演迤風日發揮四時之景萬態則亦不待吾力者也吾雖老矣得以朝夕自逸而時與賓客遊于其閒往往愛之不忍去獨憾予之未見也可不爲我記之乎予曰夫世之所慕于淵明者非特其去就可尙也惟其志意超然曠達適于物而不累于物有所得者焉莊子曰山林歟臯壤歟使我欣然而樂歟

且山林臯壤非世俗悅于耳目者也所遇之樂不自知而發故雖樵夫漁父負薪鼓枻歌聲若出金石而況于賢士大夫得之者乎今茂安世之賢士大夫也脫迹于名利之場休心于寂寞之境是宜得其樂而自附於乃祖以榮其歸而予方奔走于朝市聞茂安之風蓋已堪愧而茂安乃欲予文以道其意亦俾予知歸之有不可緩者歟嗟乎予固未有茂安居之勝也異日倘遂其歸而耕于靈山之下千里命駕以訪茂安于東臯相與植杖而耘詠歌歸來之詞舉酒道舊以謝湖山之美庶不爲淵明之羞矣夫淳熙四年九月潁川韓元吉記

古文苑記

韓元吉

世傳孫巨源于佛寺經龕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編莫知誰氏錄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未取而閒見于諸集及樂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今次爲九卷可類觀然石鼓之詩退之則以爲孔子未見不知所刪定者何詩且何自知其爲宣王也左氏載椒



舉之言蒐于岐陽則成王爾秦世諸刻子長不盡著抑亦有去取耶漢初未有五言而歌與樂章先有七言蘇李之作果出于二子乎以此篇數首推之意後代詩人命題以賦者若韋孟尚四言至酈炎乃五言也夫文章遠矣唐虞之盛賡歌始聞魏晉以還制作逾靡學者思欲近古于是具有攷焉惟訛舛繆缺者多不敢是正而補之蓋傳疑也清熙六年六月潁川韓元吉記

建安縣丞廳壁題名記

韓元吉

古者輔相之任曰丞百司九列之貳或曰丞而郡縣之副其長者亦曰丞蓋丞之名將以翊其上而丞之也郡丞秩稍高下統掾曹體亦有閒至縣則事無大細悉關丞然長或能率其權不以予丞丞或才復擅其權不以事長苟異是則必退避畏縮而舉聽于丞遠嫌絕疑漫不助其長之二者均失矣豈設官共治之意哉莆陽林智可之丞于建安也而某濫爲之長凡邑之事智可不遺餘力以助吾蓋更聽迭議必至于濟而後已由是相與歡甚脫去畦畛

無區區世俗之病故建安雖號劇以某之懦而無譏焉者智可之賴爲多焉智可以其暇日整治其庭廡築堂于南端新城扉之樓以爲臨觀燕息之所既又集建炎以來丞之名氏于壁屬某爲之記故爲道丞之設吾二人相與之好以媿夫世俗之徒智可嘗爲德化令治有聲矣屈爲丞蓋不卑其官如此吾是以等而上之其知所以其治者歟紹熙三年十二月旦潁川韓某記

煙艇記

陸游

陸子寓居得屋二楹甚隘而深若小舟然名之曰煙艇客曰異哉屋之非舟猶舟之非屋也以爲似歟舟固有高明奧麗踰于宮室者矣遂謂之屋不可耶陸子曰不然新豐非楚也虎賁非中郎也誰則不知意所誠好而不得焉羸得其似則名之矣因名以課實子則過矣而予何罪予少而多病自計不能效尺寸之用於斯世蓋嘗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飢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則寄其趣于烟波洲島蒼茫杳靄之閒未嘗一日忘也使加數年男勝鉏犁



女任紡績衣食粗足然後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而賣芟芟入松陵上嚴瀨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醉則散髮扣舷爲吳歌顧不樂哉雖然萬鍾之祿與一葉之舟窮達異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也其果可求歟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納烟雲日月之偉觀攬雷霆風雨之奇變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棹瞬息千里者則安知此室果非煙艇也哉

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一日記

東屯高齋記

陸游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質于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弔先生之遺跡則白帝城已廢爲邱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况所謂高齋乎瀼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爲阡陌裂爲坊市高齋猶可不識獨東屯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財

三易主大厯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契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于詩頓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寢久諸公故人熟睨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閒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于此矣少陵非區區于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興正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今李君初不踐通塞榮辱之機讀書絃歌忽焉忘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東屯不浹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者復生子未知少陵自謂與君孰失得也若予者仕不能無媿於義退又無地可耕是直有慕于李君爾故樂與爲記



乾道七年四月十日山陰陸某記

籌邊樓記

陸游

淳熙三年八月既望成都子城之西南新作籌邊樓四川制置使知府事范公舉酒屬其客山陰陸某曰君為我記按史記及地志唐李衛公節度劍南實始作籌邊樓廢久無能識其處者今此樓望犍為楚道黔中越嶲諸郡山川方域皆可指意者衛公故址其果在是乎樓既成公復按衛公之舊圖邊城地勢險要與蠻夷相入者皆可攷信不疑雖然公于邊境豈真待圖而後知哉方公在中朝以洽聞強記擅名一時天子有所顧問近臣皆推公對莫敢先者其使虜而歸也盡能道其國禮儀刑法職官宮室城邑制度自幽薊以出居庸松亭關並定襄五原以抵靈武朔方古今戰守離合得失是非一皆究見本末口講手畫委曲周悉如言其闕內事雖虜者老人知之不如是詳也而况區區西南夷距成都或不過數百里一登是樓在目矣則所謂圖者直接故事而已

請以是為記公慨然曰君之言過矣予何敢望衛公然竊有幸焉衛公守蜀牛奇章方居中每排沮之維州之功既成而敗今子適遭清明寬大之朝論事薦吏奏朝入而夕報可使衛公在蜀適得此時其功烈壯偉詎止取一維州而已哉某曰請併書公言以詔後世可乎公曰唯唯九月一日記

東籬記

陸游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東第地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十有八尺而羸或十有三尺而縮插竹為籬如其地之數種五石瓮瀦泉為池植千葉白芙蓉又雜植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掇其香以嗅擷其穎以玩朝而灌莫而鉏凡一甲坼一敷榮童子皆來報唯謹放翁於是考本草以見其性質探離騷以得其族類本之詩爾雅及毛氏郭氏之傳以觀其比興窮其訓詁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無遺者反覆研究古今體制之變革閒亦吟諷為長謠短章楚詞唐律酬畬風月烟



雨之態度蓋非獨娛身日遣暇日而已昔老子著書末章自小國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蓋真足以致此於虐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之細者歟開禧元年四月乙卯

東陽陳君義莊記

陸游

東陽進士陳君德高因吾友人呂君友德來告曰德高不幸早失先人舉進士又輒斥念昔先人進德高輩於學蓋將使之事君使之字民以廣我先人之志今雖自力而不合於有司之繩尺如其遂負所期望付託生何面以奉祭享死何辭以見吾親于地下不獲施于仕進爲時雨爲豐年矣獨不可退而施于宗族乎於是欲爲義莊略用范文正公之矩度而稍增損之以適時變敢求文于職事者且載其凡于碑陰予復之曰美哉吾子之志也人之情於其宗族遠則疏之彌遠則益疏而至於忘之蓋以身爲親疏而不

以先人爲親疏也視兄之子已或不若己之子已之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乎能以父之心爲心則已之子與兄之子不知其同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爲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爲從祖兄弟又推而上之至於無服雖天下長者不能無親疏之般矣於虐制服不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爲士而不欲使之流爲工商降爲阜隸去爲浮圖老子之徒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蓋基于是然舉天下言之能爲是者有幾非以爲不美而不爲也力不足也若陳君者自其先人勤勞節約以致饒餘而陳君不敢私有之其地在塍頭昭福寺之旁初期以千畝今及十之七而吾地在塍地者止此比鄰感其義皆欲期年閒貿易以成之又植桑畜牛築陂以豐衣食之源其詳見碑陰又有最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人或貪而專利或嗇而吝出或夸而廣費或挾長挾仕挾有力之助而敗約非有司者別白之則莊且壞不支府牧邑



南宋文範卷四十三  
長丞掾曹吏及鄉之鄉大夫先生處士其必綱維主張之使久而  
如一日陳氏布衣也其貲產非能絕出一鄉之上而義倡於鄉如  
此吾徒仕於朝於四方雖未必皆厚祿然聞陳氏之風而不知愧  
且慕者豈人情也哉於是併書以遺焉君之先君子蓋諱士澄字  
彥清云開禧三年七月辛丑記

南宋文範卷四十三

南宋文範卷四十四目錄

秀州陸宣公祠堂記	呂祖謙
堯山灘江二壇記	張栻
靜江府廳壁題名記	張栻
南樓記	張栻
涪安縣社壇記	羅願
靜觀亭記	蔡戡
東園記	王炎
分定齋記	陳造
江陵府修城記	葉適
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葉適
醉樂亭記	葉適
北村記	葉適



唐十六衛記

袁燮

江陰尉司新建營記

袁燮

黃巖浚河記

赤城集

王居安

果泉亭記

劉宰

濠州新建石韓將軍廟記

劉宰

重建晉陵縣獄記

劉宰

鄂州州學四賢祠記

黃幹

南宋文範卷四十四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記

秀州陸宣公祠堂記

呂祖謙

古者建學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國無其人然後合他國而釋奠焉由漢以來先聖先師之位雖定於一然郡邑先賢亦往往祠于學官猶古意也唐史載陸宣公贄蘇州嘉興人石晉時吳越王元瓘奏以嘉興置秀州城東橋以宣公名者先老相傳公所生之地郡學故有公祠今郡守直顯謨閣呂侯正己復緝而新之維秀陪翼行都典治為天下劇侯獨置將迎期會之煩表公以風厲多士其亦知本務矣初公事德宗入翰林為學士方禁旅四出伐叛公深以根本為慮論居重馭輕之勢至熟悉也未幾涇卒內訌迄如公憂奉天艱難之際雖號親近而志實不大紓職在書詔因得具著天子悔過罪己之意聞者流涕人心已離而復合以使事抵



李懷光于立談頃拔李晟之軍已而平賊泚收長安獨晟軍是賴  
官守所及猶見一二已足以再造唐室苟帝以國聽焉其所成就  
何如哉起建中歷正元垂二十年離合從違之變繁矣確乎其不  
移溫乎其不懟豐豐乎其不厭所積之厚豈世所易窺耶晚節爲  
相經世之業出之固有次第始建白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議輒見  
格然綱條本末具載于章奏者尙可覆也旣貶忠州闔戶人不識  
其面專以方藥自娛蓋畏天命畏大人負罪引慝于幽閒隱約之  
中其志念深矣雖德宗雄猜忌克猶勞問有加非公之忠敬有以  
發之邪彼謂避謗不著書殆知公之細者也秀維公里雋彥林立  
公之精縉列于鄉論者舊矣故于祠宇之成誦所聞以質其中否  
焉

堯山灘江二壇記

張 棡

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內之山川山川之所以爲神靈者以其氣  
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羣物是故爲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  
所以致吾禱祀之實而交孚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後  
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其地則其失也久矣夫山峙而  
川流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  
也何居無其理而強爲之雖百拜而祈備物以饗其有時而應也  
亦偶然而已耳淳熙二年之春某來守桂按其圖籍覽觀其山川  
所謂堯山者蟠據於東氣象傑出環城之山大抵皆石而茲山獨  
以壤天將雨則雲氣先冒其顛山之麓故有唐帝廟山因以得名  
而灘江逶迤自城之北轉而東以達于南清潔可鑑其源發于興  
安與湘江同本而異派故謂之灘而以水媿之凡境內之水皆滙  
焉以是知堯山灘江爲吾土之望其餘莫能班也歲七月彌旬不  
雨禾且告病先一日齋戒以夜漏未盡望奠于城觀之上曾未旋  
踵雷電交集一雨三日均浹四境邦人驩呼稽以大稔伏自念山  
川爲吾土之望而壇壝未立禱祀無所其何以率吾民嚴昭事之  
意用惕然不敢寧乃俾臨桂縣尉范子文度高明爽塏之地得于



南齊文獻卷四十四  
城之北疊彩巖之後隱然下臨濰江而江之外正與堯山相直面  
勢回環表裏呈露對築二壇以奉祀事爲屋三楹於壇之下以備  
風雨其外則繞以重垣踰時而告成乃十有二月丁酉率僚吏躬  
祭其上以祈嗣歲事畢裴徊喟然歎息退而述所以爲壇之意以  
告邦之人與來爲政者使知事神之義在此而不在彼庶有以致  
其禱祀之實且得以傳之於無窮云

靜江府廳壁題名記

張 棡

自秦戍五嶺漢開南粵踰嶺以南次第入中國爲郡縣桂州本屬  
零陵郡梁天監中始建州名已而易離合不常唐末升爲靜江  
軍節度然是時嶺南已分爲東西兩道而西道所領實在邕管桂  
獨得察州十餘宋有天下四方萬里固不臣規模法制加詳於前  
代景祐二年詔桂州兼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後十七年又詔兼經  
畧安撫於是始得顯制一路地望隆重其後復建大都督府之號  
而紹興初遂以靜江易其州選帥滋不輕合一路所領部二十有

五其外則羈縻之州七十有二又其外則諸小蕃羅殿自杞特磨  
白衣之屬環之又其外則交趾大理等國屬焉其地南入於海去  
帥所治水陸幾四千餘里其所控御亦可謂雄且劇矣然其土素  
瘠多荒茅篁竹風氣異於北民之生理甚艱是以賦入寡少郡縣  
亦例以迫束而又並邊非止一面蠻夷之性不常赤子龍蛇交致  
其恩威乃克無事故其任責常重夫以選之不輕地之雄劇而責  
任之常重居其官者不亦旣難矣哉蓋非特近者之察將遠者之  
無不燭焉非特目前之安將長久之計其益焉而後可也然常人  
之情往往忽於小而暗於大銳於始而怠於終睹其著而不原於  
微望於人者常深而約於己者常不盡則其所以綱紀維持於數  
千里之間者烏得不曠迺事哉詩不云乎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此先王之所以謹乎侯度者也日朝廷乏使使某司帥事  
且將兩歲伏自念何所稱塞而猶得待罪于此夙夜是懼暇日視  
廳壁舊有刻悉書前任人名氏試攷一二則輒差誤脫畧迺俾僚



更諸葛昕吳獵與郡之士加訂定焉蓋自開寶三年王師平嶺南以樂繼能爲守至於今凡二百有七載合七十有六人書之於石而重刻之夫攷前政之名氏以詔其吏民亦後人之責也若其人

之賢不肖指而問焉固不可得而掩亦足爲方來者之儆也因併書置州建牧之大略且述其所當任者而以自勵焉在嘉祐中轉運使李時中常攝帥事攝事本不當書以其政之美而人之思之也特附著其閒又以見善善不忘之意云

南樓記

張 栻

廣西轉運判官所治便廳之前故有樓榭官府之文書鬱而不治予每睨而病之他日過之則煥然一新矣詹侯體仁觴予於其上倚檻而觀凡四旁之嘉花美木悉獻其狀而遙岑寸碧挺然屋山之隅樓之下爲堂堂之前爲亭亭幽雅有趣予怪而問之詹侯笑曰吾皆因其舊云耳始吾闢樓之塞而觀之則其美已具易其楣桷之腐壞者與其牕戶之隘狹者周以闌楯而吾樓成焉又視其

下居然一堂也則厥其簷椳而重飾之前有弗地去其積壤而柱之礎存焉則又因之以爲亭名吾樓曰南樓取其面勢所直也堂曰梅雪因吾治之故名也亭曰須友亭之旁植竹與梅與松吾將與之友亦且須吾友朋而共樂乎此也爲我書其扁且記之子嘆詹侯之智能因其故而損益不宿勞不重費不出戶庭而得美觀是可志也予於此竊有感焉嗟乎物之通塞固有其時哉向也人所賤棄弗顧之處一旦而吾曹相與談笑周旋於其閒闢暗鬱爲光明變荒穢爲整治此非其時也哉通塞固有時然使其不遇詹侯則歸於廢壞而已時固存乎人哉凡物皆然豈獨是邪且詹侯方以使指按行一路一路之郡邑亦廣且夥矣政事之曠弛人情之鬱拂與夫利之所壅而病之所生蓋不一矣詹侯將次第而振其弊導其鬱通其所壅而去其所病亦若爲是樓因其故而損益不勞而有條也則斯人之所遇豈不在於斯時邪抑有待于詹侯者邪予方賴侯以免於戾其涉筆而俟也又豈特記是觀覽之閒



而已邪樓之成以淳熙五年三月五日提點刑獄事廖侯季能實  
同子來觀又十五日而予爲之記詹侯嚴陵人名儀之廖侯南劍  
人名邁子則廣漢張某也

淳安縣社壇記

羅願

士有出于五帝之世而見祀於今禮有隆于三代之時而不廢於  
後此不惟其人可尊其誼之所該者至深遠矣蓋自去古既邈五  
帝之臣其傳者無幾而高陽氏之土正有虞氏之稷官世獨相與  
社而稷之見于展禽史墨之說其禮壇而不屋腥而不熟有俎豆  
而無杯器又皆商周之舊典上下數千年嗣不敢有所變豈可以  
不知其故哉先王之治本于誠惟能致知以通之故其遇事無精  
粗表裏之異知土穀者民情之所重而社與稷實司焉則自邱民  
以上隨其所在封而事之天子以建諸侯而諸侯以有其國君民  
之情如此其同也以其生有平土殖穀之能灼知其精神死不泯  
滅屬之以雨暘寒燠之事無不得其所欲天人之際又如此其不

異也因其沐浴齋宿登降薦徹者有爲人下之道則從而訓民以  
爲事君之法因其水旱有變置之說而諸侯之不職者亦不得免  
焉則等而施之以爲馭臣之法一歲之間春以出火秋以卜稼冬  
以息老有屬民讀法之事有用幣揀變之事其或不得已而用民  
于兵小則受肉而行師大則釁主而出境有功獻于是有罪戮於  
是如家人父子之出告反面而從事于其庭內非以是爲希闕之  
典而行之也重民之居而敬其食故其俗生厚而不遷明命有功  
者而祀之故其民端慤而不鬼因物之常而寓其教訓故令行禁  
止而風俗成民日見上之親已而所施又無悖乎四時之序是以  
其上易爲而其神易福也嗚呼古之求於社與稷者其詳如此非  
因欲神之而已蓋知至意誠無精物表裏之異則散于事者可以  
知其政而寓于政者可以觀其禮此所以爲不貳也後世與民相  
接者至簡矣惟其治財聽訟施于官府者然後以爲政初非殺于  
社而降之若是者神固無與也里中之社喧囂而醉飽惟其習儀



戴事存于有司者然後以爲禮雞鳴而行事未明而瘞若是者民亦不知也且夫耳目之所不接而欲變化其心術已不可得況所謂出火之早晚與來歲五種之宜否所息之物所揀之變則其說既古矣兵農已分而師祭者遷矣是後世之求於社與稷者甚略也然據其存于今日者而尙論其故則其人蓋五帝之佐而其禮乃三代之舊生人之類所以得相拜至今者賴其力爲多而前世祀禮之僅存者此而已故猶相與守之而學者尤樂道之云爾長樂陳君暉來爲涪安縣方是時議者以州縣社稷壇壝多不葺詔長吏修築守護月檢察之君於是卽縣西二里故所謂社稷者并風雨雷師之壇更伐石治之且爲屋者三以待事築墻七百尺而外閉之淳熙七年二月中戊旣成而祭請記於願願爲之言曰夫壇壝之費可能也長吏始至親謁而視之使者行部察修飾不如儀者此又甲令之所有也令明著之而吏或不務何哉彼其心私以爲迂遠于事情況欲推古誼以合之民事以稱國家命祀之意

乎有以知其難也君之五世從祖樞密直學士以經行名當世始爲仙居合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故君因上之命而知奔走其事願雖不識君然聞其聽訟平恕修學校治橋道溝渠又勸大戶出田爲義役類有意于民者因爲推攷古者社稷之誼以今之良有司爲將有取乎此也

靜觀亭記

蔡戡

余居草堂日溷人事賓客還至書疏紛積應接靡暇甚者俗物猥務常敗人意神疲體倦思欲燕息而不可得乃爲亭於堂之後取明道先生詩名曰靜觀亭前植花藥十數本亭中了無一物氛埃不及人跡罕至時休其中齋心滌慮隱几而坐一日有客直造斯亭卒然問曰子所謂靜觀者端居默坐而已耶余曰子所見者外也余所觀者內也余方縱觀天地之大萬物之夥盈虛消長榮悴生滅皆在吾目中返觀諸身天地萬物皆在吾分內物吾爲一渾然無迹已而淡然忘物嗒然忘吾物吾兩忘頽然於無何有之鄉



凡余目之所見與夫心之所得余且不自知而況子乎子亟去無  
擾吾客俯而出因書諸壁以爲記

東園記

王炎

環婺源四境語遊觀之地必以伯傳東園爲勝語東園之勝又必  
以主令賢爲重也曩時伯傳從其外大父少卿汪公遊沔鄂少年  
氣盛意將飲馬瀚海掛弓矢天山取封侯萬里之外諸公奇其才  
壯其氣以勇爵縻之然釋儒冠披武服非其所好因讀潘安仁閒  
居賦至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奉太夫人行樂之句喟然嘆曰人生  
貴適意爾其中誠有所適得志當馳騁於功名不得寧混迹漁樵  
微官縛人下不足爲己榮上不足爲親娛吾其歸哉乃侍魚軒歸  
里中尋幽擇勝以爲逍遙遊衍之所以悅慈顏而東園卜築權輿  
於此奉碩人以眉壽令終伯傳亦欲旁皇塵垢之外追古高人勝  
士與之爲徒於是日涉成趣而東園之景物亦新予宦遊四方每  
數年必一歸歸必過東園大抵屢過而不同始見之則膏壤擴夷

華木猶穉再見之茂密成陰棟宇粗立今見之則高之而爲臺深  
之而爲沼奧之而爲堂顯之而爲亭樸不至陋華不至靡目巧意  
匠所經畫者大備伯傳幅巾野服蕭散于其中華光竹翠足以侑  
獻酬溪風山月足以供吟嘯客或叩門必倒屣不厭擊鮮釀酒捉  
麈劇談不倦也然和不忤物而清不媚俗夸者徇權不窺其藩貪  
者競利不入其庭亦足以全天下之至樂矣夫動靜殊途喧寂異  
地軒冕之榮邱園之適難兼矣杜子美之浣花王摩詰之輞川李  
文饒之平泉其景物非不佳也浣花有詩輞川有圖平泉有誓三  
君子情懷所寄非戀戀於是然至暮年流離顛沛不能一日稅駕  
以反伯傳佃城市而屏迹山林投簪紱而甘心裘褐舍紛華而玩  
意閑曠東園之勝居之而安以此較彼所得孰爲多耶子老矣隨  
牒轉徙近二十年求田問舍謀之不早見伯傳每有愧色伯傳乃  
求予文爲記遂記之不復以文之不腆爲辭云

分定齋記

陳造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夫其不齊皆物之天夫惟齊之以不齊者能全于天子待祿耕于淮之南春夏大旱客見諗某時雨需然某大水害稼某雖雨未足也言接耳目異月不同職是非天數而一時旱澇豐歉凶吉乃爾不齊澇而病未雨而憂雨而喜意其人之分已定于冥冥天無如之何彼乃喜憂且病皆不得其正事皆善處其不齊而君子眾人之所以霄壤也無求者已尊無求生于自知自知者中泰卽是而養之可以旁礴一世傲睨造物婆娑萬物之表不然營營怵有不爲物役幾希吾友王君勉夫學富而行潔知舊望之甚深壯未一命而其容充其氣和其居家與人豐豐肅怡怡和也闢所居齋以分定名之于世了不經意噫其所謂自知而無求不爲物役者歟夫有餘者貴分自足而已君子小之吾于勉夫尤深望之者又將以分人者責之適歲事軫慮而書來求記有起予之歎故書其說

江陵府修城記

葉適

太原閻公治江陵始至與將佐行視新城壁及戰守之具曰美哉丞相衛國趙公之所爲也公蒞荆六年不趣令暴興簡細苛壹于無事繁楚邦保障是急詭大力難爰集茲緒卒有功庸爲方鎮守家銘史册書法舉焉而公弗命故無記者將何以昭丞相之勤久荆人之思某實受任代公其無泯缺之懼旣乃謂某子以謀議名官記子職也始江陵息靖康之難伐菱蘆逐虎豹四招流民重立坊市垂五十載漸還故初惟城朽敗日甚燬垣頽塹莫補莫續驢馬之馱可徑門關之闔不楔也前後守者以役眾費廣不敢有意至言羅郭無用纜葺子州可矣人苟其居不自顧必朝廷患之令都副統制總領錢糧講修築之政安撫使不得預議久不決趙公聞而嘆曰郡守號稱專城近制乃提督修城今將修江陵而帥守不預非法意也遂具爲奏且合他司固請詔許焉錢三十五萬貫米四萬石皆從中下役以江陵鄂州駐劄之兵佐以郡守之義勇趙公杖屨日出城上以勸勞之始於淳熙十二年九月成于十



三年七月爲塼城二十一里樓櫓戰柵之屋一千三間浚隍池繚  
甬道備凡扞禦器械之用然後江陵之人更門益宅早臥而晏起  
四方之來者驚其厚墉崇雉歸然于長川大陂廣野之中環城以  
騁登樓而望知其跨江北連襄沔莫不慨然思憑國威而壯戎守  
也天子遷趙公金紫光祿大夫以寵褒之孟軻論高城深池之利  
不如人和蓋先治其城郭者乃諸侯郡守之常政爾其後吏慢因  
循以爲幸其人之和輯可以坐鎮何必殫財動眾以新無用之城  
壘及變故起于倉猝則雖有堯舜之民不能以自保此明主之所  
鑒也至尊壽皇聖帝順天從時不輕試征伐自淮南至京以西數  
千里險害之地皆特使將軍城之州縣主給期會而已獨江陵爲  
後而趙公常相天子知上意因力以請然則閻公之欲記豈獨以  
明趙公之績哉所以示壽皇聖帝之規烈使臣子不敢忘也趙公  
名雄爲右丞相去江陵而判其鄉資州閻公名蒼野爲吏部侍郎  
待制龍圖閣其繼趙公自漢中徙焉紹興元年八月二十日

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葉適

昔劉君龜從宰瑞安頗修學前記云糜鏹二百萬不薄矣未久已  
浸敝頽障墮級棟扶梁拄岌岌搖動如坐漏舟中邑人以為大慚  
頃歲謀于余將自治之余曰止政在有司非鄉民所敢干也此豈  
佛老氏室廬耶又可釀而就之乎嘉定四年黃君葵初領縣貫無  
贏銖歎曰吾其舍旃士之職于學者鄭炎陳觀大趣贊曰願盡力  
費比昔十四而學復壯好如新成焉凡吏之品有三上以學爲吏  
其次本於吏而學以飾之下者苟吏無飾也君始至卽修學視一  
邑之政無先于學斯知以學爲吏歟世之論吏亦有三上者學成  
而能教其次雖未能教而以政養民下者無養豕飼獸擾之爾君  
知以學爲吏固不鄙慢其民教與養始勉而進歟世之論常曰吏  
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不知吏當先自教且養急顧有甚于人  
者何也彼雖知以學爲吏燭物之智淺察己之功不深意則以教  
且養者厚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矣烏得勉而進哉故明恕而



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由起而學之道所由明也余既嘉君能重學於先故樂爲君繫其勉于學者於後

醉樂亭記

葉適

因城郭之近必有臨望之美爲其人燕紆往來之地所以合眾紀時消煩娛憂豈天固設之哉永嘉多大山在州西者獨細而秀十數步內輒自爲拱揖高不孤聳下亦凝止陰陽附從向背以情水至城西南闊千尺自峙巖私鹽港綠野新橋陂蕩縱橫舟艇各出菱蓮中櫂歌相應和已而皆會於思遠樓下土人以山水所到斯吉祥也益深其庵百金一藏昧匠施僧阡隴交植歲將寒食丈夫潔巾襪女子新簪珥掃冢而祭相與爲遨嬉城內外無居人焉故西山之遊爲最著雖然地狹而專民多而貧外有靚衽都雅之形其實無名園傑榭尤花異木遊者雖心競不相下然或舉債移質

爲畢事而已固不能鬥珍麗窮水陸也守常不察曰噫侈富甚矣貪胥所窺暴令繩之必邏捕以酒奪其笑語械縛撻擊破產納錢不如是權利不數倍嗟夫以窶從奢求一日之樂而貽終年之憂不變者何也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宣城孫公爲郡之初訪民俗之所安而知其故至清明節始罷榷弛禁縱民自飲又明年宅西山之中作新亭以休遨者名曰醉樂取昔人醉能同其樂之義孫公性不喜飲其政不專爲寬蓋通民之願而務得其情如此亭成而民歌樂之當是時四鄰水旱不常而永嘉獨屢熟殆天亦以其人之和者應之歟古之善政者能防民之佚遊使從其教節民之醉飽使歸于德何者上無所利以病民也及其後也因民之自遊而爲之禦招民以極醉而盡其利民猶有不得遊且醉則其賴于生者日已薄而人之類可哀也已故余記公之事既以賢于今之所謂病民者而推公之志又將進于古之所謂治民者也紹熙五年五月



北村記

葉適

戶部尚書吳興沈公園于城北奉勝門外而使告余曰北村畝餘三十中涵五池大半皆水也其為叢花茂木之蔭狹矣靈壽書院劣容臥起而移老堂巨屋也不過三楹而止其為崇閣邃宇之居褊矣洲藏渚伏濠港限隔非舟不能通道相為市者皆魚鰕之友菱芡之朋而冠帶車馬之來絕矣併日卻坐分夜獨宿艣回棹轉穿南北而透東西遺音欸乃常在庭際而絲竹鼓鐘之奏息矣蓋其陋若此也惟對湖臺高不逾丈具區前臨湖心遠峯明晦滅沒近而後溪鳳凰毗弁諸山往往湊泊于溪山亭之下殆或天與者雖然是亦樵夫野人之所同有也若夫城中甲觀大囿照耀映奪曾不敢仰視而側立也吾聞古之善遊者粗於天而不精於人今吾鹵莽而營之苟且而成之姑以寄吾身於一壑之內而遊於天地之外非所謂粗耶故名其園曰自足而甲觀大囿照耀而映奪者非惟不敢望亦不敢羨焉余謂公冲約有清識既以天趣得真

樂而又能益損其言不自夸擅可謂賢矣余嘗評天下山水之美雖質文變態各異而吳興特為第一其山脉地絡融液而浸灌者莫非氣之至清淳止演漾澄瑩紺澈數百千里接以太湖蒲荷蘋蓼盛衰榮落無不有意而來鷗去鳥風帆浪楫恣肆渺茫不知其所窮昔之功已就若范蠡身不用若張志和之流未嘗不遁逸嘯歌于其閒蓋仙聖之宅非人世也余海濱之人山凡水俗長恨不得生長其地而向友其賢豪今公乃以築圃曲折名實大指使余記之豈非所願欲也哉

唐十六衛記

袁燮

圓穹垂象宿曜環峙居氏之角厥惟騎官而羽林天軍列陣營室旄頭鉤陳拱布帝座皆天子虎賁士所以宿衛輔翼者也王者仰稽天文故乘輿所在爰備爪牙周禮宮正掌王宮戒令糾禁夕擊柝而比之秦立衛尉漢有甘泉建章未央長樂等卿各董其官職又屯南北軍于京師周廬千列徼道綺錯植鍛垂戢警夜巡晝郎



官交戟悉大臣子弟以重其任武帝復置長水胡騎八校衛宣曲屯禦唐有天下銳意兵政初踵隋制開十六衛武德五年遂改左右翊衛曰左右衛府驍騎衛曰驍騎衛府屯禦二衛曰威衛領軍衛備身曰左右府顯慶三年改左右府爲千牛龍朔二年衛驍武各省府字改監門府曰衛以威衛爲武威武衛爲金吾千牛爲奉宸後復曰千牛衛光宅元年又以驍武威領四衛爲武威鷹揚豹韜玉鈴衛中宗卽位始定制不易曰左右衛掌宮禁宿衛凡五府外府皆總制焉折衝府驍騎番上者受其名簿以配其職曰驍騎曰武衛曰威衛曰領軍衛分掌翊衛外府豹騎熊騎羽林之士曰金吾衛掌宮中京城巡警烽候道路水草之宜師田則執左右營之禁大功役與御史巡行曰監門衛掌諸門禁衛門籍九品以上月送籍于衛朝參奏對及儀仗出入必閱其數以器用入宮則籍而判之曰千牛衛掌侍衛僕御兵仗朝會升殿列侍射則率屬以從衛有左右上將軍大將軍各一人專判衛事將軍二人副之屬

吏有長史錄事以爲倉兵騎曹四曹參軍武吏有中候司階戈戟長上合爲員五百二十有四中郎郎將三衛校尉旅師隊正合七千六百二十有六而士卒弗著嗚呼亦云備矣時天下折衝逾八百府皆挈其政更休迭處居則扈從法駕折中外未萌之變四方有警命將率之出征事已輒罷此高祖太宗致治之本而防微杜患之意也昔晉文之入也無衛馴致呂卻之難微勃鞞之言晉不國矣及秦伯遺紀綱之僕國勢旣振城濮一戰而霸晉一侯國也以三千之卒而成敗較然況赫赫天子可無軍旅之容環之轂下而壯國體哉惟十六衛之設事大體重有唐詞宗相望未聞援毫以識本始誠闕文焉謹次叙往牒追書爲記若夫官制沿革冗長特甚紀事備成不可以無述故并采周漢之績而著之以示後世云

江陰尉司新建營記

袁燮

江陰舊兩尉蓋控扼之地不得不然東尉旣省事併而專其責逾



重弓兵嘗置二百人視旁邑爲多養之亦加厚所以銷姦宄安善  
良爲江壩之保障也始予得尉茲邑或曰阻江而盜多予甚憂之  
旣至而攷弓兵之籍多闕不補詢武藝之教亦復久廢乃多方招  
募營葺射亭謹閱習法而至者常先後不齊察其故則遠者居數  
里外近者猶二三里而家于尉曹之旁者纔數人予喟然嘆曰此  
曹之設本以備不虞爾羣焉而居猶懼弗及散而不聚如緩急何  
欲擇便地爲營役大用艱莫開其端乃請于常平使者羅公求頃  
歲傭錢之未給者千七百餘緡與夫在官之田爲之基公欣然從  
之田散而不屬以易私田廣三十畝鄰于閱習之場爽塏寬平卜  
云其吉鳩工庀財攷極相方矣會御史吳公力言弓兵利害宜拘  
之營以革散處之弊上施行之太守侯公奉命惟謹乃輟郡計錢  
以緡米以石者皆二百木三百章以佐其費羅公行部至而觀焉  
復給錢三十萬以竟其役蓋經始於丁未之仲春而告具於是年  
之季冬凡爲屋百七十六間而棲神有宇宿甲有房觀功有亭凡

授屋人處其一有功者加半或倍之董役而有勞者三之未有室  
者兩人同之于是向之散處於外者合而爲一等級相承上下有  
列而又穿渠瀦水足以備災斲石爲梁無或病涉里中好義數家  
復以地假我乃剪榛莽閱道途而營壘備矣凡役之興謀之而無  
沮而又有功焉尤其難也是役也諸所興爲悉倣軍營制度而瓦  
木竹葦之植皆豫給之事克有濟而于民無擾得非沮之者微而  
助焉者眾歟然猶有懼焉蓋自古業無鉅細其能傳諸久遠者皆  
作者經營於前而繼者維持於後也予鄙人也罷精憊思而不敢  
告勞以備不虞姑盡吾心焉若夫因其緒業加之潤色使居其中  
者常聚而不散聞其風者畏憚而不敢發得無望於後人乎茲予  
所以爲之記也

黃巖浚河記

王居安

古人治田必先治水水有常利故田有常豐禹曰浚畝澮距川孔  
子曰禹盡力乎溝洫凡此皆治水以治田也周人治野之法夫田



有遂以達溝由溝而洫由洫而澮以達于萬丈之川自廣尺深尺而為畝倍為遂又倍之而為溝為洫至于澮則廣二尋深二仞是畝畝之間治水有常制也甸方八里以出田稅旁加一里以治洫積而至於四縣為都方八十里以出田稅旁加十里以治澮是百里之間治水有常人也若是則水烏得而不利田烏得而不豐今居田者惟恐其不廣不暇為溝洫之地取民者惟恐其不多不復弛溝洫之稅是宜與古異也黃巖為邑為田可百萬畝而水鄉之田實居其半其地負山濱海山多則溪流易漲海近則水澤易洩言水利者有浚河置閘二事而已而二事又復不密昔之為閘者慮未及河也紹興以前初未有閘大率為埭以堰水頗為高田之利而下田病之水潦大至下鄉之民十百為羣挾挺持刃以破埭遂有鬥爭殺傷之事鄉人于是始議建閘酌高下以謹啓閉解仇怨以全鄉井此意美矣然諸閘既立開時常少閉時常多潮水一石其泥數斗朝夕淤塞寢成平陸方時巨浸閘雖啓而流實壅於

是下田之被害反咎夫閘曾不若埭之可以破決洩水之易且速也東嘉蔡君範來宰吾邑深究水利之源初年遂決閘外之港使水有所洩明年遂開田間之河使水有所瀦不特河為有功而閘亦有利矣是役也君實啓之常平使者齊公碩為請于朝役不踰時厥功告成君適被命通守四明屬予以記予方守東嘉尋又有帥聞之役未暇也君移書速予記曰苟無記後之人且因循弗圖民復病矣予謂今之為令者以三年為任其始至也一邑之事必未盡知其知之也簿書詞訟委積紛逯又力所不給大抵越辦目前數日以待去者既而來者亦然民瘼之不暇郵率由此也倘來者念淤塞之易而常加疏導之功知開浚之難而常加葺治之念則君之利吾邑者雖千祀猶一日也君尚書文懿公季子賢而有文克世其家邑治故有河經闔閩以環公解歲久湮為民居君盡復之而民不怨皆可書也予因序河閘之本末俾後之為邑者庶有攷於斯文



果泉亭記

劉宰

金壇市東南隅無井夏多道暘者市人薛成之母閔焉病且死屬成曰自汝先人在時吾業紡織以御寒暑斥其餘以補朝晡之闕逮汝成立克供厥事吾紡織不廢而無所用其餘積於今盈若干吾欲經始井事而病日侵且計所用甫什之一用弗慊於心汝卒成之吾死猶不死也成曰不敢忘自出入起居惟井自營未幾得地於篤忠院之東五十步乃嘉泰改元二月十有七日井成發甃砌石寔堅寔好慮風雨之侵則架亭其上慮守者之遠則築室其傍小溝出叢薄間適繚其後溝之外高林蔽日積翠生烟使來者望之足以沃焚如况井渫而泉甘乎雲茅居士喜成之為命曰果泉蓋取記禮者父母既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之意且謂成曰勉之將為汝記其成記未成而居士卒成以請於其孤孤某既練泣涕言曰世莫難於責其所無莫易於用其所有汝財非素餘而余文非外假汝猶不憚所難以成其母之志余敢愛所易而

不成其父之志乎因書其顛末而係以銘銘曰汲者便暘者痊斯母之賢費之夥志不墮斯成之果志之違業之隳斯士之規

濠州新建石韓將軍廟記

劉宰

嘉定己卯秋濠之士民無少長咸會太守庭下叩頭言曰蓋聞無德不報經有明言有功則祀國有彝典濠阻淮為州當西道之衝異時虜入寇必始禍於濠其去也猶據濠為後拒乃正月辛亥虜濟自馬材欲薄城下赤白囊甫至故某官石僕與故某官韓仔躬率銳卒直衝虜陣石將步卒僅百有七十韓將騎二百而虜眾彌望自午迄酉戰數十合殺傷眾多逮暮復擒其將李萬戶虜氣奪引去眾料虜覘吾寡必且復至議走險且請濟師二將曰虜之復至愚智共知但暮夜退保勢難必全而城之守備不可分也乃親巡士卒激以重賞而告之曰人誰不死死國乃勇況勇不必死耶詰朝之事余與汝同宜一乃心無創重傷無悼前猛惟余馬首是瞻眾曰諾則即其地為營解鞍休士虜憚其勇不敢迫翼日風興



饗士秣馬鼓嚴以待比明虜果四集二將一呼士勇百倍前旌所指勢如摧枯而虜負其眾隨散隨合二將知不敵則歸上卒於城中使益爲備而引其眾趨曹山欲以牽虜師而與武定選鋒統制秦允合至白石則允已戰沒虜調新軍適至前後追截久疲之兵不足以支新銳遂遇害謹按侯濠良家子開僖中出家財募軍以從征伐仔泗人以左衽爲恥合眾自歸二人之進不同而其董率忠義屢至克捷積戰多補官起徒中爲知名將爲虜所忌以至於死亦略相似二將死而虜之英銳亦略盡又其自謀以爲城內遣將如許則其城守可知且數百人不可當況其出全師以拒我乎乃驟爲去畱以疑我而卒以遁西道以安是二將以一身之死易千萬人之生以數百裏創之卒爲千里長城之衛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疇不謂宜而廟貌未興報祭無所使行道嗟咨閭里涕淚殆非所以報功也君侯以爲何如時通判州事丹陽鍾穎實權州事平居與二將以義相勉虜之入外戰內守多其主議至是聞民言

慨然曰同官爲僚吾嘗同僚敢忘其死且旌死事所以勸事君也余何敢不力卽度地揆日鳩工庀材使者馮公多福制帥趙公善湘咸翼其成廟未成而鍾以堂稟去後守柴公叔達今守楊公紹雲復相繼酌民言克竟厥事蓋忠義感人不約而同如此明年春濠人使來告成鍾謂不可無紀以屬其友漫塘叟劉某叟旣爲緒次願末復爲詩以遺濠人俾歌以祀辭曰  
靈莽莽兮淮山烟冥冥兮淮之浦望侯兮未來泣涕兮延仁靈旗兮透迤劔佩兮陸離侯之來兮慰我思風冷冷兮襲帷苾芬兮穢烝尊激灑兮綠醕將侯兮無怒息駕兮容與玩冠兮深居粲明璫兮綺疏嗟若人兮偷生愧此身兮非夫雄名照兮烈日忠魂安兮邃宇秋月兮春花長娛樂兮吾土

重建晉陵縣獄記

劉宰

獄在邑聽於令無他官可委宜曰必葺所在率補漏支傾以苟歲月何哉夫飭館以稱客贖道梁津以濟民美名也故好名者爲之



門關以罔市征復閣層樓以籠酒酷美利也故好利者爲之若夫山顛水涯風亭月榭可以釋倥偬而洗喧囂又好遊者所樂爲也獄異於是其地必邑宅之偏民非逮不入官非檄不至又嚴扃鑰謹守邏其葺與不於觀聽無增損焉今非卓然有見於三者之外則亦幸其不覆于吾手而已而囚何恤焉宣教郎邢臺范君炎之知晉陵其卓然有見者歟晉陵版計多而民賦少前此類鑿空取辦君難之謂賦必有源源壅則竭用必有節不節則嗟乃剔吏姦以疏其原裁經費以制其節用能使期會不爽於上科歛不及于下官謗已塞民瘼用瘳既上下相孚紀綱略定而周視縣宇以歲久獄敞懼將壓焉思有以新之而力未裕日積月累閱三歲乃克就市材於遠僦工於近受壓四境寂若不聞凡爲屋二十楹宏敞高明周牆繚之深固嚴密而用器悉備稱所爲畿邑之制先是父老以君之政爲數十年所未有宜有登載以詔後來至是聞獄之成嘆曰君且去矣而獄是圖不惟田里之憂而縲囚是恤至是盡

矣是何可無記因會詞請于縣主簿雪川王君漢章王君名進士醉於文以同官爲僚跡嫌於私則爲書道邑人之意以屬漫塘叟叟與范君同寓里嘉君之能德其邑人又喜邑人之知德故不辭而爲之書抑聞易中孚之象有曰君子以議獄緩死至旅之象又曰君子以明謹用刑而不畱獄夫一欲其緩一戒其畱豈固相戾歟蓋聖人好生而重用獄緩死欲求其生畱獄恐傷其生二卦相爲後先而豈徒哉叟慮來者徒幸獄之成囚之便而不知罪非死而應議者不可緩也不可畱也故併識之末以卒成范君加惠斯邑之意云

鄂州州學四賢祠記

黃幹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欲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特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出



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  
典以天敘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  
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  
之中矣賢聖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  
己也周德既衰邪說並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尚功利談經者  
溺訓詁工文者騁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宏博俊偉之才未  
有能窮其旨歸者也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  
術文章一根於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擬三代下軼漢唐何其  
盛哉漸磨積累斯道之久蝕者復明焉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傳洞  
見道體推無極太極以明陰陽之木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為表裏周子以授伊  
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奧義學者未之  
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質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

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  
孰能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  
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所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肆而皆趨于  
至正之途止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為孔孟之徒  
復生斯世祠之學宮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  
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為鄂州教授而幹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  
常寺簿師朱先生為門人高弟以幹為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  
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正張頤孫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  
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  
其本原固有自來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  
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于學校而拜于祠下者亦  
思所以自勉哉



南宋文範卷四十四

南宋文範卷四十五目錄

記

茂州軍營記

瀘州贍軍田記

瀘州重修學記

徂徠石先生祠堂記

洪氏天目山房記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江山勝概樓記

鄞縣學乾淳四先生祠記

暗室記

興化軍創平糶倉記

潮州修韓文公廟記

鐵壁堂記

魏了翁

魏了翁

魏了翁

魏了翁

魏了翁

眞德秀

戴栩

袁甫

陳耆卿

劉克莊

劉克莊

劉克莊



忠節廟記

吳潛

飛躍亭記

赤城集

吳子良

躍龍橋記

高斯得

陳忠肅公祠堂記

赤城集

陳振孫

南宋文範卷四十五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記

茂州軍營記

魏了翁

帝隲下民集大命于藝祖厥既百神受職六服軌道迺惟李唐叔  
 季疆藩畔援五代八姓民生如燬圖所以久安長治之策肆發宸  
 指召諸鎮以還邸遣廷紳以牧民賦租幹權之利雖隸轉運使副  
 而二稅固有當屬之郡者且係官房廓雜收地坊場河渡支酬  
 衙前不盡則悉歸諸郡以之備用非常郡置營以招軍大都有十  
 數指揮小部亦不下三五每指揮率四五百人平居統理春秋察  
 隸制屬于郡其曰知軍州軍軍政也州民事也分方鎮之權十之  
 二三以付之郡者將使之有兵有財可以幹辦耳熙甯言利之臣  
 不知為國遠慮乃謂郡守付權太重於是括地利籠權課禁回易  
 醞造以削諸郡之財籍禁卒罷招填併軍額椿窾口管切籍分係



將不係將以削諸郡之卒郡既不復有寸兵孔財矣所當除戎器  
坏城郭以備不虞者控于轉運則既多滯吝奏乞支降或至沮格  
聖門所謂三足者今咸無一有一旦盜賊竊發戎狄繼之勤王之  
師非驅市人則募鄉氓遇敵輒潰逋爲剽聚其患久而未殄中興  
之初雖身履其弊而未之有改汔于今日郡之削也滋甚兵之闕  
弗補也貧弗恤也糗糧弗充也營壘弗葺也方時晏甯苟若而可  
武興叛將徒鼠竊耳而封疆之臣或死或去已無所與守者脫不  
幸有強弩長戟之憂孰能窺左足而先應者是烏可不爲寒心哉  
某自請外補三歷守符視壘垣之廢尺籍之濫稽以理法固爲此  
廩廩久矣一日茂州太守史侯以書來曰茂之廂兵旣亡壁壘戍  
守之卒靡所止舍余皆列營以居之矣又勑爲按閱之所厲乃蠶  
脫簡乃侵短審固周全不攜不掎若庶幾無媿於科瑣者子盍爲  
我書之某曰此余之所甚憂且居其位而慝焉者而子能及此余  
敢曰不可因惟先朝兵制之得失其在于今無以解而更張之將

未知所以屈用書之以識侯之遠略且將以諭吾黨冀相與圖其  
所甚憂者焉侯名某字聖從眉之丹稜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云

瀘州贍軍田記

魏了翁

瀘爲郡介江洛二水閒密邇疆場自熙甯升帥府乾道又以東川  
帥司治瀘厥寄尤重而郡無粒米之征歲所仰以供軍者官賦泉  
四萬緡使民輸米二萬石方泉貴米賤民未甚害也而歲有豐凶  
物有低昂行之至今往往一石爲泉十數緡而官不加予也民日  
以病眉青神楊公由工部尚書自請守瀘威行惠孚百廢具修嘗  
以歲儉爲民代償所輸之米且前守嘗欲代輸而未給也亦爲代  
之又念餉皆軍儲未裕發七萬緡以佐之然終以瀘人抑配之害  
未有已也輟郡少府餘財二十萬緡市民田歲取租以代民輸方  
時多事願贍郡國蹙蹙靡騁而公優優綽綽見義必爲乃知清心  
約已何事不可爲也而余於此又重有感焉軍之爲民病久矣志  
士仁人有志當世者必曰使軍出于農官無常廩之軍然後可以



立國是則然矣抑有其義而無其制且地中有水爲師地上有水爲比此其義也居則比閭族黨出則伍兩卒旅此其制也然而謂之無其制者何也六鄉不言授田六遂與公邑不言出軍諉曰互文可耳而使民自備委積自治兵器卽非令典亦無明文雖考之縣師則兵若自備而參之遺人則食疑官給而質人與司兵又各有受馬授兵之文則蓋不必盡出諸民者若虎賁司右之等此常廩之軍亦未知于何而給大抵政無傳而四司馬與土均治漚之官皆已去籍鄭康成諸儒憑私臆決直以田穰苴司馬法爲證審如其說則井田固所以厲民也且七十五人出一革車三甲士四馬十二牛使盛世有此民必無以自聊鄉民之眾寡與六畜車輦而皆簿錄其數使末世效此民亦有所不堪魯之公車千乘不過公徒三萬耳如司馬法則當出七萬五千人夫抵皆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正如以漢算證邦賦以莽制擬國服以沒財檢商爲先王所嘗行雖杜元凱引周禮直名之曰司馬何怪乎後之用

此書者每出輒沒豈皆周禮之罪也哉僅有魏周李唐之府兵稍加裁酌故差可以久蓋非井牧必不可行而傳注汨之莫知其制故自東周王政旣壞訖今幾二千年而寢兵者僅五百逮其盡壞也則又困天下之力以養亂雖有志士仁人終無策以救此其間如營屯之田固亦數有成績然軍不習農吏不宿業未有久而不變者今於救弊無策之中有如楊公市田以供軍則其爲法顧不甚簡而可久乎不井田不封建終亦苟道而卒有未易言者然則是舉也甯不使我喜聞而樂書之庶幾有聞風而胥效者焉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嗚呼吾猶有望也夫

瀘州重修學記

魏了翁

瀘故有孔子廟在州郭之北唐咸亨所建也迨慶厯四年詔州縣興學爰始除舍以羸生徒元祐五年徙廟學于州南紹興中始置教授自崇甯訖嘉泰雖三厯繕修然今旣三十年矣某起家守瀘



以故事謁先聖先師堂序若將壓焉則撤而新之前端門術後建齋寢左右列從祀位又念廟學不可混也更建東西序築師生之館于外尊罍爵洗故以梓今范金爲之凡二百一十爲有司製冕服諸生製衣幘役未既會某以君命召士曰公無一言以告我乎某對曰吾幼而學之孔孟之書也壯而欲行之卒不與事儷今願竊有告焉且古者國子舍於王宮教于師氏而時會於大司樂以習誦弦以學樂舞萬民居于此閭教于塾師而時屬于東序以受教法以正齒位皆非常廩之士也自漢景時文翁爲蜀郡守立學官置左右生而郡國養士始此武帝立博士弟子員而太學養士始此古者以有道有德者教國子父師少師教于閭塾蓋禮所謂鄉先生國人所視爲矜式者故于射飲則爲尊自鄉治廢而教法壞至新莽始于教學立經師繇是相承有郡文學州博士之等迨我慶厯設教授之官始也猶聽舉人自擇熙甯以後命于朝廷命于吏部則皆聽之資格以古者有養老乞言有旅酬合語蓋學校

公論所出也自春秋至二漢此意尙存迨其後也規約日繁禁防日密至蔡京專國則憲禁申令如謗訕朝廷如造爲飛語皆坐首罰至於今未之改也雖然此特學制之變耳其如廟制則滋異昔聞古者祝祭享之別不相僭瀆未有非鬼非族而可以言廟不尸不厭不嘏不綏不旅不繹而可以言享也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廟於故宅闕于餘載未嘗出闕里也漢儒所謂立學釋奠未知先聖先師謂誰自戴記之外無聞焉迨魏齊王晉武帝釋奠于學雖昉見史冊而未有原廟也唐武德二年廟周孔子胄監迨正觀定以孔子爲先聖而黜周公於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盛無異廟祧之祀矣古者弟子之於師子孫之於父祖尊之而無以加也則稱字以別之字之至貴漢初猶然而新莽不知仲尼之爲尊也妄爲作謚然宣尼之云未敢削其字也至追崇之典代增則以纍謚爲重王封爲貴矣古者惟功臣與享大烝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自建武祠七十二子於孔廟然亦不出闕里也正觀末加以左卜諸儒從



祀太學而武成王之祠亦倣而爲之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等之爵而州縣學宮咸有從祀矣夫是數者孰非至隆極美之事乃肇自漢景武而盛於魏晉齊梁隋唐以後然則五三之典非與易書詩春秋不可信與借曰昔人未及聞知則美化善俗宜有以遠過三代而民之溘漓世之治亂顧相反若此則又何在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也其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御五射六書九數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之不奪於奇品異物不撓於淫辭詖行不蕩於姦聲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雖以周之叔季而車軌書文行倫莫之或異也自趙渠梁壞田制秦政燔詩書道失民散至漢而不能復於是詖淫邪遁之言得以乘虛竊入始也孔老離立久之而釋氏參焉蓋自天地山川

日月星辰雨風震電下至蟲黽草木皆爲宮室衣冠以肖人類府史胥徒以象官府以至民之日用飲食車服器皿亦無一而不改先王之舊舉世由之不以爲疑也使於是時又不爲之建學立師示之以五三六經之準的則生民之類幾何而不胥爲夷也然則學盛而員廣廟隆而祀繁其殆起於異端日熾大道寢微之時乎士復請曰記學校者多矣而不及此亦曰生斯世也而必古制之是不且迂乎曰吾固知是古之無益而不可以未之聞也千百年閒習焉不察以郡縣之制視邦國以塔廟之儀目庠序以羌戎之教釋聖言今日無益而未之聞也是孰爲有益乎乃次第其說勒諸學宮以諭同志相與敷求墜典搜索遺言期紹昔聞開來哲爲萬世建長治之策嗚呼其無有聞風而興者乎

徂徠石先生祠堂記

魏了翁

徂徠石守道先生景祐中嘗爲嘉州軍州事推官後一百四十年故兵部侍郎陽安趙公介居是官始卽廡之西偏爲直節堂以館



先生之象歲久不治寶慶三年唐安張君光祖爲嘉定軍節度推官撤而新之仍存舊榜而以書抵靖俾某識其事竊惟世降俗薄是非瞽于好惡向背變于死生者何可勝數迨夫歲月浩渺情偽寂寥而著乎人心者隱然與所寓俱存是區區者誰實使之況先生之仕于嘉才月餘耳而閱二百年惟先生爲不可忘此非可幸而得也先是天聖以前師道久廢自先生從孫明復氏執禮甚恭東諸生始知有師弟子自先生覃思六經排抵二氏東諸生始知有正學仕嘉州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五世未葬者七十喪孝弟之風刑于國人去喪召爲國子監直講會天子進退大臣增置諫官御史銳意求治先生奮不顧禍爲聖德詩七百言尋又以伊周望大臣於是連柱姦相雖蓋棺之後殆且不保凡二十一年始得歐陽公之銘以葬夫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蓋無父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是謂在三惟其所在而致其忠愛焉舍此而他求雖有麗藻洽聞不足以爲學也

而先生之所服行者在此而不在彼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者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于自信乃可以力行也故以是行已雖朝諛而夕替所不皇恤然則士之登斯堂也居是官也考言觀行其亦知所擇哉昔歐公考先生之文嘗爲詩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又曰我欲犯眾怒爲子記此冤嗚呼旣曰後世必有公者而尙冤之足慮張君其以是書諸牲石雖地遠世後必有發於斯言者矣

洪氏天目山房記

魏了翁

寶慶元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罷歸於潛讀書天目山下寶福僧寺寺觀深舜俞合新故書得萬有三千卷藏之聞復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而移書于靖屬余記之余少誦蘇文忠公山房記謂秦漢以來作者益眾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謂近歲市人轉相摹刻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嗚呼斯言也所以開警後學不爲不切至矣而士之病今未之有瘳也無亦聖



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改愈變而愈下學士大夫讀之而不  
知其味行之而不見其端則亦舍之云爾且古之學者始乎禮樂  
射御書數蓋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慝樂淫射御數  
有其名無其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爲士者十名  
九舛不暇問也五三六經之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  
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爲仁果敢爲義依違以爲中  
鈍魯以爲誠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元虛以爲天道也冥漠以  
爲鬼神也有無以爲變化也甚則以察爲知以蕩爲情以貪爲欲  
以反經爲權以捷給爲才以譎詐爲術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  
異指殊其流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旣降名  
稱亦訛有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學者亦莫之質也并牧居民  
之良法也而邱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經國  
之大務也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合則託諸歷代之異制賓興之法  
自遂以降自王畿以外無文則約諸鄉遂之數郊丘禘祫大事也

或以郊丘爲二或以禘祫爲一廟學明堂先務也或以爲異所而  
殊制或以爲一廟而八名七世之廟常典也而殷六廟周二祫或  
親盡而毀或宗無常數莫知折衷三年之喪達禮也而有謂君大  
夫士廬服異等又有謂君卒哭而除皆莫敢以爲非大抵始去籍  
于周末大壞于秦缺望于漢而盡覆于五胡之亂二千年間憑私  
臆決罔聞于行帝號官儀承秦舛矣郊祫廟室踵漢誤矣衣冠樂  
律雜胡制矣學校養不賓之士科舉取投牒之人資格用自陳之  
吏刺平人以爲軍而聽其坐食斃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  
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尙也出泉輸租而重科覆折以相蒙也嗚  
呼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而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使其心曉  
然見之且無所於用也況眾言殺亂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衷以  
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學者之耳目肺腸爲其  
所搖惑而不得以自信於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祿得  
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口道六經而心是佛老篤信而實踐



者矣則有心是聖學而輯爲文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六經之書孔孟未及行也今二千年矣而猶莫之行也余長而有聞晚益多懼舜俞以藏書屬記願以所懼者相與切磋究之嗚呼其亦以余言爲過矣乎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真德秀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於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某爲之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闡其藩也將何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于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之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鄒孟子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

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泮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于淵源之正體用之本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于萬世天啟聖朝文治休洽于是天禧明道以來迄于中興之士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尙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邪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楊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敘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



千載相傳之正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  
為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夫以近厚之資迪之以至  
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所望于學者果焉屬邪天之  
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凜然淵冰沒世弗  
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  
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為迂闊已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  
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  
何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  
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  
能誠不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于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  
之橫放甚于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  
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倘於是而知  
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所閒  
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

歟陳君幸以為然則願以此刻于祠之壁為學者觀省之助若夫  
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  
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于南邦之士者哉

江山勝概樓記

戴樹

謝康樂守永嘉垂七百年郡人始即城北門為樓以康樂泛中川  
涉孤嶼歷覽倦乎江壖因取北亭敘別之詩借樓以表之然晉之  
永嘉屬臨海合三郡戶不滿二萬今較以一縣何翅倍徒計其當  
時荒涼寂寞翳為草莽之區與今之鄭肆派列闐闐隊分者迥不  
侔矣以故市聲瀕洞徹子夜晨鐘未歇人與鳥鵲偕起樓跨大達  
自南城直永甯橋最為穰富俗以雙門目之而罕以謝稱也獨郡  
有大譙會守與賓為別席更衣之地酒三行登車迎道殿訶回集  
府治往往快里陌觀瞻而已其在斯樓也或牖扇弗啟帷帟覆張  
曾未覲江山之面而詎能識康樂之心哉四明史公以奎閣月卿  
藩宣我邦嘗按圖牒登樓而翫之病其庫陋不敞且頽棟落楹礎



沒而瓦漂慨曰江山信美而誰與領之乃闢舊址乃鳩新材兩廡  
旁翼三闔洞開周以欄楯臨以翠巖白澗界其前峙羅浮接其右  
隈斗山四繚迭爲崔嵬大江橫以東下勢欲去而徘徊見夫雲霞  
出沒景魄往來寺塔映乎林壑艘船湊乎帆桅於是江山之勝與  
目力不約而諧矣勝曰江山勝概以與眾共之而題康樂詩於屏  
閒然則康樂始獨受是樓之名而不專其名今同享江山之實而  
得全其實公與康樂神契于七八百年之上非所謂善學康樂者  
歟雖然昔人論江山之勝者以險持壯以德持險而觀眺之勝不  
與焉非以爲不足也先立其大者而觀眺之勝從之也郡城之門  
十而北隅居其五蓋屏蔽大江便于守禦自郭山抵海壇然後達  
于三隅延袤十八里承平旣久隳圯日增公嘗曲慮密籌計丈尺  
度土功將請於朝節郡費以新之可謂得設險之政矣雙門本堂  
名後易爲望京郡俗侈外而窶中高車大蓋填巷塞途冠裳履服  
士隸亡別故公每欲辨名分崇禮節而民狃于故習未遽革也惟

舉善而教使之見義而心服聞過而意消則人和之效又在於設  
險之先者茲不亦政德之兩全歟夫合內外具本末公之爲是郡  
也允協於古道則江山之勝備吾觀眺者暇日從公而登之可援  
筆而賦矣

鄞縣學乾淳四先生祠記

袁甫

鄞縣立學舊矣中廢不振嘉定閒主簿呂君康年聿新規制垂成  
而去嘉熙改元趙君希聖來居是官首白宰上之府請益廣教養  
益宏斯道且謂近代師表如南軒張宣公晦庵朱文公東萊呂成  
公象山陸文安公四先生未祀于學甯非大闕遂併力舉茲事屬  
某爲之記固辭弗獲乃曰夫道一而已矣學者各植門庭將以自  
尊其師師道不如是也三代旣遠漢儒專門名家破碎大道自時  
厥後紛紛籍籍不能會于一我皇朝大儒繼作始克合百川而宗  
于海中興以來四先生身任道統之責悉力主盟凡修之身行之  
家用之國推以淑諸後進皆天理人彝如桑麻穀粟鑿鑿眞實不



可誣已四先生無二道而學者師承多異于是藩牆立畛域分所謂切己之實學忠君孝親之實心經國濟世之實用睽離乖隔不能會歸有極反甚于漢儒可悲也夫殊不思乾涸以來四先生相為後先所以明義利別正邪羽翼吾道果為何事弟子之尊其師當先識其師之道大本必正大旨必明則道在是矣奚必于一話言之閒一去取之際屑屑焉較短量長以是為能事哉迹類而心殊名同而實異乃後學之大病又豈可以累四先生邪若夫四先生之自相切磋則固不苟同者矣正以道無終窮學無止法更相問辨以求歸于一是之地是乃從善服義之公心尤非後學之所可輕議也今趙君合祠四先生于學超然出于各立門庭之表其于大道之統必有得焉者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愚又奚言惟願同志者勿自欺其心殆庶幾矣乎

暗室記

陳耆卿

陳子之居卑且隘其東有塾方丈潔而幽完而不華陳子愛之迺

朝夕於斯焉然牖外則垣垣外則塗塗去垣咫尺垣與牖亦如之故局塞黥蔽不足以照日因遂榜曰暗室客有過而笑者曰陋哉子乎小人有居必依高明子獨為暗之託邪陳子曰不然夫暗之名一而子與子之見不同如子之見暗可忽也如吾所見暗可畏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記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夫屋漏之愧未流于里巷不睹不聞之非隱未白于人之耳目而古人憂之正以易矯者明而難克者暗也暗之禍人亦巧矣君子居暗而懼小人居暗而肆余之為此室也不學肆而學懼也果學懼則無惡于暗是故愈暗則愈懼愈懼則愈思愈思則愈修以是閉戶而訟過深居而味道焚香而友古人萬有一獲則暗之功也子乃以為可忽也哉雖然室無明暗明暗在心心之明邪室暗不暗心之暗邪室明不明此又一說子其擇之客退陳子次答問語書于壁以為之記

興化軍創平糶倉記

劉克莊



平糶倉者太守寶章曾公之所作也公在郡三年蠲弛予民以鉅萬計至是復楮幣萬六千緡爲糶本益以廢寺之穀寺之產及五貫而糶民不與也倉之政擇二僧而付吏不與也糶視時之價不抑也糶視糶之價不增也別儲錢楮二千緡備折閱又撥廢寺歲三百緡供糜費歲儉價長則發是倉以糶之歲豐價平則散諸錢易新穀以藏焉其纖悉載規約而建置大指如此郡人驩呼雷動更相賀曰異時富家南船迭操穀價低昂之柄以制吾儕之命今公爲民積穀五千斛富家之仁者勸鄙者愧南船亦不得而擅壟斷之利也矣非可賀也夫先王委積之法遠矣熟而斂飢而散李悝之法也賤而糶貴而糶耿壽昌之法也今之常平是已貸其本取其息荆公所謂周官之法今之社倉是已然良齋魏公猶以二分之息咎朱文公以爲祖金陵之餘論公爲是倉忠厚惻怛有常平不費之惠無社倉取息之謗純乎仁義而不以一毫霸政參之矣或曰不有常平乎曰常平之遇歲豐也不易而腐也易而無所

受也是倉則不然其易也無害于僧也其糶也有利于民也常平以使者典領使者去民遠而不時發也郡縣去民近而不敢發也是倉屬于郡而不屬于使者也掌乎僧而不掌乎吏也守以規約而不守以文法也廣先賢之遺意輔常平之不及不在茲乎或又曰良齋之論高矣美矣其後良齋之倉先廢而文公之倉不獨建人守之往往達于天下郡邑則以二分之息扶之故也乃若有本無息日消月磨本竭而倉敗矣曰別儲之錢爲是設也昔無倉而今有倉公之惠也修其政無使之壞養其本無至于竭後人之責也立法而過憂後日之必弊則法不可立矣爲善而逆慮後人之不能繼則善不可爲矣公將奉使江右顧瞻舊邦眷焉不忘其待吾民厚也若夫潤澤之以俟君子其待後人尤厚也公名用虎溫陵人倉作于院廢址以紹定六年季夏落成廳事中厰兩廡對峙屋皆三間垣廡宏壯莆田丞陳子蹟實贊其議泣其役二僧住囊山曰智主任華巖者曰法均云



潮州修韓文公廟記

劉克莊

廟始在州宅後蘇碑云在州南七里者元祐庚午王侯滌之所徙也淳熙己酉丁侯允元又徙韓山夷石爲廟地尤溼甲子一周屋既老淳祐辛亥劉侯希仁以爲非吏民懷遺愛崇先賢之義屬郡文學呂君大圭修廢捐俸楮三千以倡俄而劉侯去眾曰役鉅費闊且奈何會臬使吳侯燧行部全侯昭孫至縣各助楮二千俸樊君應亨海陽令王君道翁各半之仕于州遊于校者皆有助呂君又裨以俸金自門及輿輪奐新美柱若壁之用土木者皆易以石糜楮四萬以寶祐初元季秋落成遂僭新八賢祠礪堅革腐規制如廟八賢者皆潮之名輩耆德呂君介劉君請記于余自古生有權位能潤澤其人歿有精爽能聳動灾福者皆得記賈誼文翁以學朱邑羊祜以惠宋璟以清巡遠以節殆不勝紀然事久而愛泯時異而敬衰者多矣若夫權位尙微世代益遠斯文八人肝脾去思浹人骨髓血食數百年如一日余行天下惟韓廟爲然公在潮

僅七閱月而去而潮人奉嘗至今悽愴如見至于登覽之山手植之木猶起敬起愛未已此豈智力之所能致哉世或以謝上表議公余曰方帝怒未解裴度崔羣不能救仕進之途窮廟堂之援絕他人處此必躁必懟否則緣他繆巧以媒復用公引咎歸美而已不賢于怒悻悻而去不向國門而坐者乎以瘴癘老病祈哀君父而已不賢于貽書子公達函桓温者乎公不顧其身之萬死而庶幾其君之一寤豈有毫髮世念于其閒素講之學未行茲去猶有萬一冀爾潮在八千里外而章奏直達左右不能蔽于時韓柳齊名柳牧龍城五年公不旋踵徙袁憲宗眞明主也使公再入而懲前事循嘿可矣方且折廷湊忤逢吉視論佛骨有進無退彼智不足以知公而輕量公深淺者妄也公之南遷雖戚里諸貴多爲論雪禱神而神享驅鱷而鱷去惟縛碁直目爲狂疏若縛者不惟有慙于貴戚其幽暗甚于鬼而頑冥不若鱷矣故詳著之列于蘇碑之次劉侯以中祕書吳侯以前御史全侯以上閣外補樊臨川人



王君溫陵人呂君又言郡士陳確竭勞于廟八賢之後許希問盧密劉杰叶力于祠皆宜書

鐵壁堂記

劉克莊

景定辛酉詔起前少宗正朔齋劉公震孫直寶謨閣江東提舉贊書曰端平初朕號詔蜀珍畢集于朝爾其一焉其後諸人相繼至宰輔待從者十之九爾家世人物言論風旨皆西州第一顧留滯周南坐老歲月及舊人欲盡鐵壁獨存昔孝皇命朱熹使浙東爾其以前修自勉公侈上恩卽寓里建鐵壁堂後五年公自前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爲秘閣修撰福建提舉行部至莆蓋余與公別三十年矣尊酒相勞苦慷慨謂余江東贊書實君視草其爲余記斯堂也余惟壁非止于屋壁而已昔人于城曰城壁於軍屯曰壘壁取其高不可踰堅不可攻爾苟爲不然有入趙壁立漢幟者矣有以十餘騎馳入吳壁者矣士之節守亦然王夷甫風流之宗晉人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之目貴爲三公世亂朝危方且謀窟自安

委師勸進不知所謂巖巖千仞者至此安在本朝黨籍諸老雖無東漢刀鋸然經紹聖崇寧烟瘴之禍范氏子欲爲忠宣免禍之計鄉道卿晚節召用有雲梯之譏獨吾家元城翁確磨不變見號南都鐵壁自端平以後局面國論凡幾更矣士大夫兩來三變者有之早令晚更者有之公居其間尤負重名持正論然暫人輒出垂老始復入實未嘗一日安其大節與元城翁相望惟公然後無愧于鐵壁之名昔梅溪王公龜齡語王公嘉叟吾輩離合不可期但常留此面相見猶記端平與公同朝余甫五十公甫四十今余八十公亦且七十矣願與公各留此面亦所以共堅此壁也

忠節廟記

吳潛

寶祐戊午九月金人興師入淮東圍廣陵蹂通泰躡儀真驅略人畜而北歸淮西總管智原策其過淮必取五湖渡請以舟師勦之旣而敵知有備遂轉由安豐智原以節制司命提兵往援至則合諸將會議約蹙敵於城下彼此緩急必速救應眾曰諾遂引兵往



西門嚴陣以俟午後敵擁眾至安豐南門智原激厲將士奮入敵陣自未至酉戰數十合手刃敵首數人橫屍蔽野敵大怒遂悉兵夾擊我師智原奮呼復鏖殺數百適敵後軍至其勢愈張智原戰愈力會素與智原有仇者嫉其成功擁兵自衛坐視不救智原軍力屈矢窮猶勉厲餘卒戰久之援絕而沒事聞封武翼大夫忠州刺史廟祀於安豐賜額忠節以旌其功新廟落成且葬有日其兄智春等以書來求文為記其兄弟皆予部曲也跡其事而有感焉夫忠孝一本也君親一道也家國一機也能孝於親必能忠於君能宜於家必能宜於國智原平日事親以孝聞庭幃之間怡聲下氣非學閔曾而有肅謹之風籲天剔股雖未中理而情則真實別母臨官盡忠自誓恐作親羞且以未能官封大人無以答劬勞為詞懇惻丁寗類非武夫之所能為者記曰戰陣無勇非孝也莅官不忠非孝也智原平日臨陣必欲死于敵臨官必欲忠于君烈烈一命勇往直前寧殺其身不敢虧為臣之道英風義槩嚴千秋霜

使未死姦雄膽寒肝裂豈非推事親之孝而致之歟方智原與敵搏戰之時甚於睚陽之急也使同事者無賀蘭擁兵不救之姦則敵必不能專力以向智原乃懷私憾遂不復救嗚呼私憾可釋也國事不可不勉也彼非人子耶不信於友必不忠於君不忠於君必不孝其親忠孝本心既已俱亡其去禽獸不遠矣然而此時武夫悍卒嗜利無恥乃其素心尙未足多咎世固有以禮法自將以忠孝自負平居暇日慷慨議論無非捐軀殉國之言一旦臨事小有齟齬則全身遠害往往嫁其禍於他人者其視不援智原者尤其靡也故因智原之事而極言之以為來者之戒云

飛躍亭記

吳子良

縣治之北可里許小坡蜿蜒號環翠山旁瀕驛河舊因河為放生池狹且淤紹興二年春令黃君準始面山鑿池又築亭負山而臨池名之曰飛躍有過而笑曰飛自飛也天何力焉躍自躍也淵何力焉天與淵無所用力而人力烏乎施人力無所施而奚以亭為



君曰不然飛自飛也躍自躍也天與淵固無所用力也而纓繳墜峻銜鉤出深天與淵亦無所用力也充是類也以往物之相刃相靡擾擾無窮也則如之何是故天與淵無所用力而寄力於人豈他有所謂力哉豈有加於天與淵哉因其飛而遂其飛因其躍而遂其躍充是類也以往物之相刃相靡釋然休澹然忘悠然逝而已矣故曰好生之德有好之者又曰贊天地之化育有贊之者肆我皇宋循唐舊規所在縣州池用無廢生同一性性同一機温乎谷風而鼓棲倏焉飛浩乎平波而潛泳倏焉躍是非有以使之亦非無以使之孰為其天孰為其淵是為聖人能輔萬物之自然吾蒞茲邑上奉帝命其敢弗虔以宣厚恩以祝壽嘏名亭適稱而又奚疑焉余聞而是之未幾君求記因著其問答語置亭中

躍龍橋記

高斯得

古者春夏水盈則以舟涉秋冬水涸則以梁濟無一定之梁也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周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水涸

而成梁月令及王居明堂禮所記大率皆然且比舟為之役易費輕無廢壞之病後世則不然伐石為杠以與水鬥幸而無敗猶數十年乃成甚者從而屋之役勞費夥徒詫美觀一遇水溢前功俱廢政宣閒以河橋一年一繫為病始造木橋不數年而壞不知古者之梁不如是也邵故有躍龍橋紹定閒鶴山魏公為之記言其疊石為七頓歷五郡守十年乃成其勞甚矣未五六年而毀胡侯穎修之十餘年又毀于是宋侯仲錫實來慨民病涉銳意成之橋舊橫亘三十丈水敗之餘視舊加長命工伐石增蟄駕梁其上為屋凡三十楹規置雄麗氣象顯設木市于諸鄉工餽于他郡夫取于佃官田之丁役成而民不知錢以緡計二千五百有奇米以斛計千二百有奇皆撙節少府用度而為之前是更數守歷十餘歲乃成者侯成于朞月之間邦人咨嗟言昔未見乃來求記于予予謂侯于是役其功偉矣夫囿于天地之間凡有形者未有久而不壞況其易壞者乎然有道以維持之則猶或可久聖人于九功之



成戒之董之勸之俾之勿壞其無窮之心可見矣繼自今來者能  
申嚴厲禁以防圯毀儲峙材用以待繕修孜孜戒備毋或怠廢而  
又反求其本平吾政刑和吾教令以弭在天旱乾水溢之害橋其  
有不固乎是役也錄事參軍周君應星實董其事橋成而宋侯去  
告于今之州長而相與其勉實有望于周君云

陳忠肅公祠堂記

陳振孫

故贈諫議大夫忠肅陳公立朝著節爲宋名臣去之百有餘歲其  
精忠確論絕識危行士無賢不肖皆口誦心慕磊磊落落若前日  
事孟子有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公之謂  
矣始公事祐陵爲諫官首論蔡京交結外戚謫監當未幾以右司  
員外郎坐上時相書言私史邊費謫外祠遂入黨籍遷嶺表甫自  
便則又以子訟蔡氏不軌謫通川以進尊堯集謫天台晚稍牽復  
則又以飛語連徙南康山陽以歿其平生出處本末如此知仁勇  
天下之達德也士生斯世維其知不足以知勇不足以行仁不足

以守則至於敗名喪節失身負國而不恤夫既知之矣而行之或  
不決守之或不固者亡他焉其知之非真知故也是故三達德以  
知爲首而大學中庸之教必于明德明善拳拳焉公之攻蔡氏不  
遺餘力至於射馬擒王爲喻凡人孰不樂富貴而悲貧賤公視美  
官若將浼已而甘心於廢放竄斥凡人之蒙患難始而安中而悔  
終而變者有矣公坐謫至六七不變卒窮以死可謂行之決而守  
之固矣其論絕滅吏學比之王衍謂必有南北分裂之禍方是時  
天下承平不見芽蘖未三十年而其言信雖灼兆食墨揲著命繇  
不足喻其先見之審也公之所以大過人者豈非大學中庸所謂  
明德明善之君子而兼天下之達德者歟公之在台凡五年始至  
無以居借僦皆莫之與末迺寓寶城之僧舍故老相傳能指其處  
紹定癸巳趙侯爲州訪公遺跡而得之深惟昔賢遷謫之地往往  
有祠以見其高山景行之意如韓文公之於潮蘇文忠公之於黃  
邦人至今奉嘗不懈台人之於公不可以莫之知也迺卽其處而



祠焉明年正月祠成擇郡士林表民掌之取田之在官者十有二  
畝畀寺僧以為晨香夕燈之費而屬振孫為之記後學不佞何足  
以識先儒之大節竊嘗論次其事如右遂書以遺台人使刻之俟  
名必願丞相忠定公嗣孫妙年擢世科立身有家法為政識大體  
歷數郡皆有循聲能名他舉錯率類是不盡紀今以直祕閣知婺  
州

南宋文範卷四十五



